

# 桃園大牛稠方言的形成與發展 ——發祥地的追溯與語言層次、共時演變的分析\*

洪惟仁

元智大學

大牛稠方言是位於客語區內桃園縣新屋鄉下埔村及永興村的一個閩南語漳州腔方言島。居民經由廣東海豐縣移民台灣已經 265 年，雖然長期在客家語區的保護，仍然保有典型的原鄉方言特色，但複雜的語言接觸，使它吸收了很多潮州腔閩南語和海豐客家話的語言成分，因而形成一個口音特殊的閩南語。本文首先根據傳統方言學調查所得的資料，進行與漳州話、現代海陸豐方言、潮州話、客家話的比較，追尋大牛稠方言的形成，並追溯其漳州的發祥地。近年來大牛稠方言受到台灣優勢腔的影響，正在進行劇烈的變化，漸漸地喪失其原來的特色。本文的第二個目的就是根據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考察這個方言受到台灣優勢腔的影響，而正在進行的變化。

關鍵詞：大牛稠方言、閩南語方言島、方言接觸、共時演變、社會方言學

## 1. 前言

台灣的漢語主要有兩種：閩南語與客家語。閩南語主要源自閩南的漳泉二州，少部份來自廣東的潮州或惠州；客家話主要來自廣東的嘉應州與惠州，少部份來自福建的汀州或漳州。閩南語或客家語在台灣各自據有一定的分佈地區。

戰前閩南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的 85%，客家人口約佔 13.5%，其餘為南島語族；戰後因大量外省人移入，台灣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目前閩南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的 73%，外省人口約佔 13.5%，客家人口約佔 12%，其餘 1.5% 為南島語族。無論戰前或戰後，閩南語對客語而言一直都佔著壓倒性的優勢。

閩南人較早移民來台，佔據平原地帶，廣東客家較後來台，佔據山坡地帶，但福建

\* 本文方言比較部分根據 1993 年 2 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修改而成。本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調查經費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資助，謹此致謝。又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謹此一併致謝。

的客家人是跟著閩南人移民來台，在台灣的閩南語區內散佈了一些福建客語方言島，經過將近三百年的競爭，這些客家方言島已經消失或瀕臨消失；來自廣東的潮州閩南人也與漳州人混居，其口音已同化於漳州腔。換言之，在目前的閩南語區內只有漳州腔、泉州腔、漳泉混合腔，區內的潮州腔、客家話幾近完全同化於來自福建的閩南語，尤其是漳州腔。

客語區內，極少有閩南語方言島，唯台灣桃園新屋鄉的客語區內卻有一個邊界分明的閩南語方言島，即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大牛稠方言。這個大牛稠方言島人口只有二千餘人，有葉、姜、黃、羅等姓，以葉姓居多，居新屋鄉的永興村、下埔村，俗名「大牛稠」(tua<sub>11</sub> gu<sub>22</sub> tiau<sub>12</sub>)，當地客語名「大牛欄」(thai<sub>22</sub> jiu<sub>33</sub> lan<sub>33</sub>)。據葉氏族譜所載，葉姓祖籍惠州府陸豐縣寮仔前鄉，清·乾隆三年（西元 1738 年）移民台灣桃園縣新屋鄉，至今已 265 年<sup>1</sup>。這是唯一僅存的來自廣東的閩南語方言。

至於更早的祖籍呢？據陳淑娟的調查所得資料葉姓入閩即落居於泉州同安，移居廣東陸豐縣後的第七世，於雍正 13 年遷台；姜氏發蹟於漳州龍溪，黃氏發祥於漳州，後移廣東陸豐縣。這說明廣東海豐、陸豐的閩南人雖然來自福建，但來源很雜，不是單純從一個縣份移民去的。即使是現代的海豐、陸豐內部也有方言差，楊必勝等(1996)對海豐縣的方言差有扼要的描寫，有些保存較多的福建閩南語特色，有些吸收了較多的潮州話成分，也有的方言有自己的創新發展。總而言之，福建移民遷居海陸豐之後，不能永遠保存原鄉的方言。個別家族的祖籍記載只能做為海陸豐方言來源的參考，不能做為證據，方言發祥地還是要根據方言資料本身來認定。

大牛稠方言引人入勝的地方有幾點：

一、葉姓遷台至今已 265 年，將近三百年來，因處客家語區內，其母系幾乎全為客家人<sup>2</sup>，閩南血統已被母系的客家血統稀釋得極其淡薄；可是比較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幾乎消失，大牛稠這個客家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卻仍然保存著一個特色鮮明的閩南語漳州腔方言而不墜。

到底這個方言何以有那樣的韌性呢？這是一個語言社會學上饒富興味的問題。據發音合作人說，葉姓的家規，凡客家媳婦入門必得學習閩南話，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教導子女閩南語，這可以說是大牛稠閩南語方言所以存續至今的主觀因素。可是客家人也有同樣的家規，閩南語區內的客家語言島卻消失殆盡，證明家規不是方言島保存的萬

<sup>1</sup> 更早的發祥地，據陳淑娟(2002)所收集的族譜記載，大牛稠居民有來自泉州同安者、有來自漳州龍溪者，但據本文的方言比較，大牛稠方言應該來自南漳州，詳參 3.2 節的討論。

<sup>2</sup> 這是根據 1988 年調查時受訪者的敘述。陳淑娟的論文(2002:175)註腳也說：「永興村老村長按電話簿作初步的統計，320 位戶長中有 284 位娶的是客家太太，與客家人通婚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八。」

靈丹。大牛稠方言的強韌生命力應歸因於台灣語言生態中閩南語的強大競爭力。大牛稠的閩南語在新屋鄉的客語區內雖是弱勢語言，但閩南語在台灣卻是強勢語言。閩南語在台灣極為通行，大牛稠的閩南語口音雖重，並不比鹿港之類泉州腔難懂，和區外的閩南語溝通完全沒有困難。大牛稠方言仍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溝通工具，大牛稠人沒有放棄母語的必要。

二、比較大牛稠方言和現代海陸豐閩南語方言，我們將會發現分開兩百六十年之後，兩個方言有很大的差異，一個大牛稠人回到原鄉去，雖然不礙溝通，但是一定會懷疑：這是「鄉音」嗎？大牛稠方言比較接近台灣優勢音，而現代海陸豐話比較接近潮州話。到底那一個方言比較存古，那一個方言變化較多呢？這才是方言學上關心的問題。

語言社會學的討論並非本文的主題。本文的主要興趣是從共時的資料來分析大牛稠方言的語言層次，我們想知道這個方言有何特色；這些特色何者保存了原鄉的語言成分；何者是在海陸豐就已吸收的潮州腔；在原鄉即已接觸，移台之後又「過從甚密」的海陸客語對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分析大牛稠方言的語言層次，回頭追溯大牛稠方言在漳州的發祥地，也就是「大牛稠方言的形成」，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

變化是語言的通則，任何語言接觸都可能互相影響而發生變化，原鄉的海陸豐方言會變，唐山過台灣的大牛稠方言也會變。大牛稠方言遷移台灣之後兩百年來，不但受到客家話強烈的影響，今年來由於和外界的台灣閩南語的接觸，也不能不發生變化。採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探討大牛稠方言共時的演變，也就是「大牛稠的發展」，構成本文的第二部分。

關於第一部分，本文採用的語料主要是本人的調查，調查資料是 1988 年由洪惟仁、駱嘉鵬問卷，洪惟仁記音。<sup>3</sup>資料不足之處再參考張屏生(2002)的調查。

本論文的初稿在 1993 年以作口頭發表，本想再下去做詳細調查，取得更多資料，做完整的報告，再正式發表，但一直沒有機會，所以這篇論文也一直擱著。

一直到最近(1999–2002)，本人與曹逢甫、王旭、何大安三位教授共同主持「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研究計畫，才有機會繼續進行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共時地觀察大牛稠方言正在進行的變化。本人於計畫期間，領導元智大學學生對大牛稠方言進行了一次社會方言的調查，調查所得就是本文第二部分的材料。但本調查只是研究計畫的一部份工作，該計畫的調查對象涵蓋整個台灣偏漳腔及偏泉腔的重要方言點(整個計畫的內

---

<sup>3</sup> 發音人葉倫集先生 1923 年出生，今年已經 80 歲，住台灣桃園縣新屋鄉下埔里。發音人父母均世居本鄉，他本人一生未曾移居他鄉。早年務農，1964 年起任本鄉保生宮廟公。能讀、寫華文；聽、說、讀、寫日文；聽、說流利道地的客語，客語對發音人而言也是母語之一，在大牛稠沒有不會講客語的閩南人。日據時代高等科畢業，相當於初中程度；又唸私塾二年。就其背景而言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發音人。

容詳參洪惟仁 2001 的介紹，大牛稠調查的詳細過程詳參本文 3.5 節的說明)。

自從洪惟仁 1993 發表以後，有一些年輕學者對大牛稠方言做了不同角度的調查，張屏生(2002)做了更詳細的傳統方言學調查紀錄，並與客語及台灣優勢音比較；陳淑娟的博士論文(陳淑娟 2002)與本文同時間做了社會語言學調查，並站在語言社會學的立場對大牛稠方言作了全面性的研究。大牛稠方言同時受到這樣深刻的關心，顯示這個方言的重要性。

張屏生和陳淑娟的調查可謂後出轉精，但本文並未因此而「過時」了，因為本論文的角度一開始就與他們不同，本文的重點除了提供大牛稠方言的描寫紀錄之外，主要目的是追溯大牛稠方言形成的歷史，這並非張屏生和陳淑娟論文的目的，雖然他們的調查資料可以提供大牛稠方言更清晰的面貌。

本文主要採用我們調查所得的第一手資料，與兩人的語料比較，本文的資料也有可以彌補其不足之處。本文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對象葉倫集今年已經八十餘歲，比起二位年輕學者的調查發音人年齡大很多，本調查紀錄的語料中許多大牛稠方言的特色，在後來的調查中都已消失，資料顯示 1988 年所調查的葉倫集語料是大牛稠方言最老的標本，以這些語料進行比較研究可以得到更有趣的結果。

再者我們所進行的社會方言學調查雖然人數不多，但是做了老中青少四個年齡層的調查，每一個階層至少有 3 個發音人，可以提供年齡層級差較多的比較資料。相對的陳淑娟的論文只將年齡層分為老年層與中青年層兩個，顯然不足以看出語言變化的過程。

本文以大牛稠最保守的發音人語料和更多年齡級層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可以更清楚地呈現大牛稠的語言層次和描繪其語言發展的輪廓。因此雖然有張屏生與陳淑娟的研究，我們認為本文還是有語料的參考價值。

本文的比較材料除了上述的調查之外也參考了大量泉州、漳州、潮州的語料，最值得一提的是楊必勝、潘家懿、陳建民合著的《廣東海豐方言研究》(1996)。這本書雖然很簡略，但是也提供了海豐閩南語一個清楚的輪廓。

本文採用為比較的語料均採自參考書目所載文獻，為行文簡潔起見，除非必要不一一註明出處。

## 2. 大牛稠方言的音韻系統

### 2.1 聲母

大牛稠方言的聲母共有十八個(包括無聲母)，但 b, l, g 三個接鼻化韻母時讀 [m], [n], [ŋ]，所以這兩組聲母具有互補分佈關係，依照傳統閩南語聲韻學的觀念，我們認為大牛稠方言的聲母和台灣台灣優勢音一樣具有十五個「字頭」，茲將其聲母系統列表如下('Ø'表無聲母)：

(1)

p	$p^h$	m/b
t	$t^h$	n/l
ts	$ts^h$	s z
k	$k^h$	ŋ/g
Ø		h

這個系統屬於漳州音類型，不過有些漳州方言已經變成[g]；傳統的泉州音類型也有十五音，不過新派已經變成[l]。現代海豐話聲母和潮州話的聲母都是十八聲系統，「木」bak :「目」mak，「文」buŋ :「民」min，屬於潮州話類型。由此可見大牛稠屬於典型的漳泉系方言，現代海豐話反而向潮州話靠攏了。

### 2.2 韻腹

韻腹有口元音 5 個，鼻元音 4 個，韻化鼻輔音 2 個，共 11 個：

(2)

a	e	i	o	u
ã	ẽ	ĩ	õ	
m				ŋ

和台灣優勢音比較起來，沒有 o : o 的對立是大牛稠方言的特色，漳州南部及潮州也沒有 o : o 對立，但有 ou : o 的對立。漳州以北的閩南語 \*ou → o，仍然和 o 對立，但是大牛稠方言卻是 \*ou → o，把兩個韻類混同為 o 了。大牛稠 o 元音的音值比標準 o 的開口度要大一些，大約是在 o 和 o 之間。其 o、o 不分及 o 的開口度較大

兩點很像客家話，透露出 ou : o 混同部分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訊息。

大牛稠方言因為把 o、o混同了，因此發生了詞彙混淆。為了分別意義，遂以其他的構詞手段來解決。以下幾個例子是台灣優勢音具 o: o 對立的詞，大牛稠的表現方式：

(3)

塗 $t^h o^5$	= 桃 $t^h o^5$	塗(泥土) $t^h o_{12}$	≠	桃仔(桃子) $t^h o_{22} a_{31}$
蠣 $o^5$	= 芋 $o^7$	蠣(牡蠣) $o_{12}$	≠	芋仔(芋頭) $o_{22} a_{31}$
母 $bo^2$	= 某 $bo^2$	老母(母親) $lau_{11} bo_{31}$	≠	查某(妻) $tsa_{22} bo_{31}$

漳州南部普遍地有 e : ei 的音位對立，潮州話則是 e : oi 的對立，現代海豐話則是 e/ie : ei 的對立。漳州北部以北的閩南語都沒有這種音，兩類字都混同為 e 了。

ei 和 ou 是平行的，都是中元音加上元音韻尾。由漳州南部到潮州、汕尾的閩南語都有中元音加上元音韻尾的韻母，但是由漳州北部以北，廈門、泉州、台灣的閩南語，甚至台灣的客家話也都受到「中元音無元音韻尾」的限制，沒有 ei、ou 這類韻母。但 \*ou → o，和 o 分韻，但 ei 類和 e 類混淆。

大牛稠處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之下，把中元音後面元音韻尾丟掉似乎是「勢之所趨」：ei → e；ou → o，但其結果是把兩類字都混同為 e 或 o，變成大牛稠的特色。

鼻化元音只有四個，《十五音》的〈薑〉韻台灣優勢音從泉唸 ū，桃園漳州腔也唸 ū，所以有個不獨立成韻的 ū 元音；ū 大牛稠唸成 ū，沒有 ū 元音。

## 2.3 韻母系統

大牛稠的韻母系統因資料不完全，不能完全掌握，引用張屏生(2001)的資料作為補充(用[ ]加以區別)。茲將大牛稠音系列表於下：

(4) 〈舒聲韻〉

a	ai	au	ā	āī	āū	am	an	aj
ia		iau	īā		īāū	iam	ien	ianj
ua	uai		ūā		ūāī	uam	uan	uaŋ
e			ē				eŋ	
ue			[uē]					
i			ī		īm	im	in	
ui			ūī					
o	oi		ō	ōī		om		oŋ
io			īō				ioŋ	
u							un	
iu								

m

ŋ

## (5) 〈入聲韻〉

a?	au?	[ãu?]	[ãu?]	ap	at	ak
ia?				iap	iet	iak
ua?				uap	uat	
e?						ek
ue?		[ẽ?]				
i?	ĩ?			ip	it	
io?						iok
o?		õ?				ok
u?			[ĩu?]		ut	

張屏生(2001)更詳細的調查，蒐集到更多的韻母，但在舒聲韻部分只有一個韻母：  
 uẽ 這個韻母在筆者所調查的葉倫集標本是唸成 ōi，所以少了一個 ue，但葉倫集標本有一個相對的口音韻是張屏生的大牛稠音系所沒有的。這一點詳參本文 3.4.2 節的討論。  
 筆者 1988 的調查比張屏生少的主要是鼻音或元音尾的喉入聲韻，如上表所示共有四個，這些韻母在閩南語裏是罕用的邊際韻。

整體看來，大牛稠的韻母系統和台灣優勢腔系統很接近，差別是大牛稠沒有 o，沒有發現 ai?；多了uam, uap；iŋ 咰成 eŋ，ik 咰成 ek；uẽ 咰成 ōi，一部分的 ue 咰成 oi，ĩu 咰成 īō，這些都是大牛稠方言的韻母特色。

大牛稠有沒有 oi 和 ōi 韵母呢？張屏生(2001:3)說：「洪惟仁(1993)有紀錄 oi, ōi 韵母，但是筆者的調查，除了陳玉順的閩南話發音有這種現象以外，其他的發音人並沒有調查到 oi, ōi 這兩個韻母。」而據張屏生先生說陳玉順是會說閩南語的客家人，其閩南語有客家腔(張屏生 2001:166)。陳淑娟引用張屏生的說法後說：「筆者調查一百六十三位大牛欄的居民也沒有發現有特殊的[oi][ōi]韻。」(陳淑娟 2002:56)，事實上我們所做的社會方言調查，也沒有發現有這兩個韻母。可見這兩個韻母真的是很罕見了。可是筆者可以非常肯定的說本調查的發音合作人葉倫集的確有這兩個韻母。我們無法判斷葉倫集的這兩個韻母是「個人方言」(idiolect)或保存了即將消失的舊大牛稠方言。

## 2.4 聲調

### 2.4.1 主聲調

大牛稠共有七個主聲調，陽上與陽去混同，每個調類都有不同的本調與變調，茲將

其調值列表於下，">" 號以左表本調，以右表變調：

(6)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喉入聲
陰	44 > 33	42 > 44	21 > 43/42	32 > 4	*32 > 43/42
陽	23 > 33		33 > 22	4 > 2	*4 > 22

這個調值系統有四個調階，但 1 調皆不獨立成調位， 21 調只出現在本調，22 調只出現在變調，兩者具有互補分佈關係，從音位論的觀點來看，並沒有設四個調階的必要，三調階便足以描寫其調位系統了。另外變調的 43 調只接調首為中、高調的調子；42 調只接調首為低調的調子，兩者遂成互補分佈關係。因此可以三調階制歸納調位系統如下：

(7)

	長	短	升	降
高	33	3		31
中	22	2		
低	11	1	12	

以這個調位系統描寫上述的主聲調調類系統則如下表：

(8)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喉入聲
陰	33 > 22	31 > 33	11 > 31	2 > 3	2 > 31
陽	12 > 22		22 > 11	3 > 1	3 > 11

這個系統和台灣優勢音以及漳州、廈門極為類似，但和原鄉現代海豐方言的聲調系統、調值都差得很多。以下我們羅列了一些相關的閩南語主要方言的主聲調系統，和大牛欄方言做個比較(原材料與 5 度制標示調值，下表均分析為調位，下表只記本調調型)：

(9)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泉州	33	13	44	22	21	31	4	24
同安	33	13	21		11	22	2	3
廈門	33	12	31		11	22	2	3
龍海	23	12	31		11	22	2	3
漳浦	33	12	31		11	22	2	12
平和	33	12	31		11	22	3	12
潮州	22	33	31	23	12	11	2	3
海豐	22	33	31	23	12	11	2	31
大牛稠	33	12	31		11	22	2	3
桃園	33	12	31		11	22	2	22
台南	33	12	31		11	22	2	3

現代海豐方言的聲調幾乎和潮州話一樣，有八個聲調，調值也很相似，只有陽入調表現了降調的特色。大牛稠方言則只有七個聲調，調值類似由同安以至平和的漳州型(同安的韻母雖然接近泉州，但聲調屬漳州的類型)。調值比較接近這個類型的北部型，和同安、廈門、台灣一致。但北台灣的陽入調普遍唸中長調 22，只有海岸線的同安腔地區(如淡水、三重、新竹)才有唸短高調的。大牛稠在這方面比較特殊。

那麼這個短高調的來源地是哪裡呢？據〈葉氏公廳延革誌〉的記載，大牛稠的葉姓發祥於同安(據陳淑娟 2002:9 所引)，陽入聲唸高調這個特徵，也許是同安方言的殘餘。但在韻母方面，大牛稠則完全沒有同安腔的特色。如下文所述，大牛稠的韻母是以漳州音為底層，摻入潮州、客家話的特色而成的。

聲調保存了祖籍方言而韻母採用其他的方言，這樣的例子很多。台南和苗栗白沙屯就是很好的例子。台南的聲調是同安型，但韻母摻入了很多漳州音，如〈薑〉字母唸 iō 就是；白沙屯的聲調是泉州型，但是韻母是台灣優勢音，和原鄉的惠安腔完全不同 (詳參駱嘉鵬 2001)。我們猜想葉姓由同安遷到陸豐之後，七個世代之間所有的韻母系統都採用當地通行的漳州腔，只保留同安的聲調系統。265 年前遷到台灣之後就在大牛稠方言被客家區封閉起來，直到今天。而原鄉的海陸豐閩南語不斷受到潮州話的影響，雖然韻母還保存了一些漳州腔的特色，但是聲調卻完全採用了潮州話的系統與調讀。這就是造成現代大牛稠方言和現代海陸豐閩南語巨大差異的原因。

## 2.4.2 固定調輕聲

趨向補語「V 來」、「V 去」；「V 起來」、「V 出去」、「V 過來」等大牛樞也有低降調 [11] 的固定調輕聲唸法，如：

(10)

- |         |   |
|---------|---|
| 1. 轉・來  | tūi <sub>31</sub> • lai <sub>11</sub>                               |
| 2. 落・去  | lo <sub>32</sub> • k <sup>h</sup> i <sub>11</sub>                   |
| 3. 坐・落去 | tsē <sub>22</sub> • lo <sub>11</sub> k <sup>h</sup> i <sub>11</sub> |

但是很少，通常不讀輕聲，讀主聲調，尤其是雙音節的補語詞，有些讀音甚至用當地的海陸腔客語。以下的例子臺灣幾乎全部唸輕聲而大牛樞只有極少數的部分語素唸輕聲 (#表前字唸本調；不空格表讀變調；打 \* 號的表客家音)：

(11)

- |  |   |
|--|---|
| 1. 起來 k <sup>h</sup> i <sub>31</sub> #lai <sub>12</sub>                  | ㉗起來 pe <sub>31</sub> k <sup>h</sup> i <sub>31</sub> #lai <sub>12</sub>  |
| 2. 出來 ts <sup>h</sup> ut <sub>3</sub> lai <sub>12</sub>                  | 走出來 tsau <sub>31</sub> #ts <sup>h</sup> ut <sub>3</sub> *lai <sub>33</sub> /tsau <sub>31</sub> #ts <sup>h</sup> ut <sub>3</sub> lai <sub>12</sub> |
| 3. 出去 ts <sup>h</sup> ut <sub>2</sub> # • k <sup>h</sup> i <sub>11</sub> | 闖出去 tsɔŋ <sub>12</sub> #ts <sup>h</sup> ut <sub>2</sub> • k <sup>h</sup> i <sub>11</sub>  |
| 4. 過來 kue <sub>31</sub> lai <sub>12</sub>                                | 爬過來 pe <sub>12</sub> # kue <sub>11</sub> # *lai <sub>33</sub>   |
| 5. 落來 lo <sub>31</sub> #lai <sub>12</sub>                                |   |

從數量上來說，以不輕化為常例，輕化或唸客家音極少，似乎可以認為大牛樞本無輕聲，輕聲是受台灣優勢音所影響，但依目前的資料，從泉州、漳州、至潮州，都有輕聲，但現代海豐方言輕讀的表現有兩種，一種是固定低調輕聲，比較少；一種是「後變調」式，也就是本調之後接變調，當然也可以再接一個固定低調輕聲(詳參楊必勝等 1996: 27–31)。下面是現代海豐輕讀格式的一個例子(本調後用 # 標示，變調加底線，輕聲前加・標示)：

(12)

- |  |
|--|
| 1. <u>毋好</u> # <u>學伊</u> ・ <u>个</u> ・ <u>樣</u> |
| 2. <u>做呢</u> # <u>啊樹</u> ・ <u>頂</u> ・ <u>去</u> |

大牛樞(11–3)的本調可以移動到詞組的中間，主聲調前面這一點非常類似(12)，複製分析如下：

(13)

闖#出・去 tsɔŋ<sub>12</sub>#ts<sup>h</sup>ut<sub>2</sub> • k<sup>h</sup>i<sub>11</sub>

只差沒有後變調式，補語不管有沒有接輕聲，其末端還是要讀本調。

面對這種現象，我們彷彿看到海陸豐變化調的影子。但是現代海陸豐方言調尾這種輕讀格式是漳州帶來的假設值得懷疑。從(9)的海豐本調系統幾乎完全接受潮州聲調的事實看來，(10)所示的輕讀格式恐怕也是受到潮州話影響的結果<sup>4</sup>。265 年前的海陸豐方言應該沒有這種輕讀格式。

我們可以假設大牛稠方言本來的輕讀格式和漳州、台灣相同，也就是有輕聲，但是不發達。那麼大牛稠方言應該是受到幾乎沒有輕聲的客語影響而發生輕聲的退化。

### 2.4.3 隨前變調輕聲

台灣大部份閩南方言都有「隨前變調輕聲」，泉州腔較少、漳州腔較豐富，但大牛稠方言則幾乎沒有「隨前變調輕聲」，海豐閩南語也沒有。我在〈閩南語輕聲及其語法、語用分析〉(1998)討論到隨前變調輕聲是後起的輕聲，即使台灣，也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輕聲詞適用隨前變調式的詞彙也不是每一個方言都一樣。但完全沒有隨前變調的方言只有大牛稠方言。

台灣的「隨前變調輕聲」最重要的有「个」=e<sup>0</sup>(的)、「矣」=a<sup>0</sup>(了)、「仔」=a<sup>0</sup>(人名詞尾)，但在大牛稠方言則幾乎闕如，略舉數例如下：

#### 2.4.3.1 名詞化詞尾「个」(e<sub>12</sub>)

大牛稠的名詞化詞尾，也同時是形容詞尾「个」e<sup>5</sup>(的)，讀本調，不讀隨前變調輕聲。但「个」e<sup>5</sup>的前字也和台灣優勢音一樣讀本調。如：

(14)

正 个 (真的)	tsia <sub>11</sub>	e <sub>12</sub>
假 个	ke <sub>31</sub>	e <sub>12</sub>
大 个	tua <sub>22</sub>	e <sub>12</sub>
細 个 (小的)	se <sub>11</sub>	e <sub>12</sub>
生 个	ts <sup>h</sup> ē <sub>33</sub>	e <sub>12</sub>
熟 个	sek <sub>3</sub>	e <sub>12</sub>

<sup>4</sup> 潮州話有豐富的輕聲，沒有(12)所示的「後變調」式，但有一種全變調式，就是整個詞組沒有本調，只有變調，末字可讀輕聲，如「一擔粟<sup>#</sup>」(一擔稻穀)，讀成「有一擔・粟」(也有一擔稻穀)，如果前面再加上一個詞組，如「門跤<sup>#</sup>有一擔・粟」(門邊也有一擔稻穀)(參見林道祥 1992:194-198)，就成為(12)的格式了，雖然結構不同。海豐的輕讀格式可能是這樣變成的，而創新的動機則是受到潮州話的啟發。

### 2.4.3.2 人名詞尾「仔」

台灣優勢音的人名通常要加上一個隨前變調的詞尾「=仔」，大牛稠沒有人名詞尾「=仔」，人名不加任何詞尾。如：

(15)

阿珠 a <sub>22</sub> tsu <sub>33</sub>	阿蘭 a <sub>22</sub> lan <sub>12</sub>
阿狗 a <sub>22</sub> jau <sub>31</sub>	阿賜 a <sub>22</sub> su <sub>11</sub>

### 2.4.3.3 完成態詞尾

大牛稠完成態詞尾極少用「矣」助詞，而採用客語的「咧」。用「矣」時唸輕聲，用「咧」時絕對不唸輕聲。其前字也和台灣優勢音一樣讀本調。如：

(16) 「矣啦」 (=a/ • a la?<sub>2</sub>)

1. 壹 =矣 啦(糟了)	hai <sub>22</sub> a <sub>22</sub> la? <sub>2</sub>
2. 真便宜 • 矣啦	tsin <sub>22</sub> pan <sub>22</sub> gi <sub>12</sub> a <sub>11</sub> la? <sub>2</sub>
3. 去 • 矣 啦	k <sup>h</sup> i <sub>11</sub> a <sub>11</sub> la? <sub>2</sub>
4. 輸 • 去 • 矣	su <sub>33</sub> k <sup>h</sup> i <sub>11</sub> a <sub>11</sub>
5. 煙 • 去 • 矣(結束了)	sua? <sub>2</sub> k <sup>h</sup> i <sub>11</sub> a <sub>11</sub>

以上除了「壞=矣」的「=矣」可確定是隨前變調輕聲，其餘都可能是固定調輕聲，「真便宜 • 矣」的「矣」則確定是固定調輕聲無疑了。

(17) 「咧」 (le?<sub>2</sub>)

1. 贏 咧 (贏了 )	īā <sub>12</sub> le? <sub>2</sub>
2. 走 • 去 咧 (跑掉了)	tsau <sub>31</sub> • k <sup>h</sup> i <sub>11</sub> le? <sub>2</sub>
3. 會曉 咧 (會了)	e <sub>11</sub> hiau <sub>31</sub> le? <sub>2</sub>
4. 好空 咧 (發財了)	ho <sub>33</sub> k <sup>h</sup> aŋ <sub>33</sub> le? <sub>2</sub>

用這個「咧」來表示完成語氣為任何台灣閩南語所無，而為大牛稠所在的桃園新屋鄉海陸腔客家話所有，可見大牛稠的「咧」乃借自客語無疑。「咧」的出現率極高，音讀穩定，可以算是完成語助詞的正例。

### 2.4.4 「仔」輕聲

閩南語方言普遍以「仔」小稱。漳州、泉州唸成 a<sup>2</sup>，音節大量縮減，潮州唸成 kiā<sup>2</sup>，

保存完整的音節。海豐方言唸成  $\tilde{a}^2$ ，保存了鼻音成分，用法和台灣差不多。大牛稠的小稱詞尾「仔」固定唸  $a_{31}$ ，失去鼻音。「仔」前字的調值和主聲調變調大體一致，但也有低調中調化現象。「仔」前字變調規則和台灣優勢音的不同點主要有兩點：

- a 台灣閩南語絕大多數的「仔」前字調只有高、中兩種調子，凡主聲調變調為低調的，均升為中調；但大牛稠則只有帶  $p$ -,  $t$ -,  $k$ - 尾的陽入聲才升為短中調，其餘的調類、包括喉陽入都保存原變調的調值。
- b 台灣閩南語的「仔」前喉入聲絕大多數失去喉塞音，但大牛稠的「仔」前喉入聲保存喉塞音，反而主聲調變調喪失了。

茲略舉數例如下，台灣優勢音(簡稱 TW)調值不同的附注於後，相同的不另注明：

(18)

(原變調 33/3→) 33/3 +a<sub>31</sub>

1. 椅仔 i<sub>33</sub> a<sub>31</sub>
2. 囂仔 gin<sub>33</sub> na<sub>31</sub>
3. 狗仔 kau<sub>33</sub> a<sub>31</sub>
4. 鋸仔 ki<sub>33</sub> a<sub>31</sub>
5. 稱仔 ts<sup>h</sup>in<sub>33</sub> na<sub>31</sub>
6. 印仔 in<sub>33</sub> na<sub>31</sub>
7. 桌仔 to?<sub>3</sub> a<sub>31</sub>
8. 鐵仔 t<sup>h</sup>i?<sub>3</sub> a<sub>31</sub>
9. 竹仔 tek<sub>3</sub> ga<sub>31</sub>
10. 粟仔 ts<sup>h</sup>ek<sub>3</sub> ga<sub>31</sub>
11. 楠仔 kak<sub>3</sub> ga<sub>31</sub>

(19)

(原變調 22/1→) 22/2 +a<sub>31</sub>

1. 金仔 kim<sub>22</sub> ma<sub>31</sub>
2. 柑仔 kam<sub>22</sub> ma<sub>31</sub>
3. 溝仔 kau<sub>22</sub> a<sub>31</sub>

4. 弦仔 hien<sub>22</sub> na<sub>31</sub>
5. 猴仔 kau<sub>22</sub> a<sub>31</sub>
6. 蟒仔 tsim<sub>22</sub> ma<sub>31</sub>
7. 賊仔 ts<sup>h</sup>at<sub>2</sub> la<sub>31</sub>
8. 媳仔 tit<sub>2</sub> la<sub>31</sub>
9. 挾仔 giap<sub>2</sub> ba<sub>31</sub>

(20)

(原變調 11/1 → ) 11/1 +a<sub>31</sub>

1. 樹仔 ts<sup>h</sup>iu<sub>11</sub> a<sub>31</sub> TW : ts<sup>h</sup>iu<sub>22</sub> a<sub>31</sub>
2. 芋仔 o<sub>11</sub> a<sub>31</sub> o<sub>22</sub> a<sub>31</sub>
3. 葯仔 io?<sub>11</sub> a<sub>31</sub> io<sub>22</sub> a<sub>31</sub>
4. 石仔 tsio?<sub>11</sub> a<sub>31</sub> tsio<sub>22</sub> a<sub>31</sub>

張屏生(2002)的〈大牛稠詞彙〉收入豐富的語料，資料顯示所有的「仔」前低調都變成中調了，並且喉入聲的喉塞音也消失了。如：

(21)

1. 鱉仔 tsam<sub>22</sub> a<sub>31</sub>
2. 鱉仔 tshak<sub>2</sub> a<sub>31</sub>
3. 摳鎚仔 koŋ<sub>31</sub> thui<sub>22</sub> a<sub>31</sub>
4. 麥仔 be<sub>22</sub> a<sub>31</sub>

這些情形顯然是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而發生的變化。

#### 2.4.5 三疊音變調

台灣閩南語大多數有三疊音詞，如「開開開」、「長長長」、「厚厚厚」……，其聲調的變化相當複雜。客語只有少數的三疊音詞，新屋的客語也有，如：

(22)

涼涼涼 laŋ<sub>23</sub> laŋ<sub>31</sub> laŋ<sub>31</sub>

但筆者所調查的葉倫集大牛稠方言完全沒有三疊音的詞法。<sup>5</sup>客語的三疊音大概也是受到台灣閩南語的影響，大牛稠方言沒有三疊音的詞法大概是承襲了原鄉方言的特色。潘家懿〈海豐話形容詞的生動形式〉(楊必勝等 1996: 100–107)紀錄了許多重疊詞，就是沒有三疊音。看來台灣的三疊音重疊式是相當晚期才發展出來的，大牛稠方言沒有參與這個發展。

綜上所述，大牛稠方言的主聲調聲調系統，本調調讀和同安、廈門、台灣都很類似，高調陽入聲應該是保留了移民海陸豐以前的同安聲調系統與調讀。變化調方面，大牛稠很少固定調輕聲，完全沒有隨前變調輕聲，沒有三疊音變調，有「仔」輕聲幾點，只是鼻音消失了，這幾點特色都和原鄉的海陸豐一樣，應該是承襲了原鄉的特色。換言之，整個聲調系統而言，大牛稠顯示了極度的保守性，移民主義二百餘年竟然沒有受到台灣閩南語優勢音的影響，表現了另人驚異的封閉性。

但是大牛稠不是絕對的封閉，語言接觸必然會造成語言變化，譬如大牛稠的輕聲比海豐少，輕聲的退化應該是受到客語影響。但是客語影響的程度很少，比起現代海豐方言整個聲調系統都換成潮州腔，也創新了所謂的「後變調」，顯然海豐方言受到潮州方言的程度遠比大牛稠方言受到客語影響的程度深刻。

### 3. 大牛稠方言韻母的語言層分析

上節中我們把大牛稠的音韻系統做了分析，同時也過濾了一些可能的原來影響，企圖還原大牛稠方言的本來面目。這一節要詳細分析大牛稠過去所沉積的語言層次和因為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正在進行的變化。

#### 3.1 大牛稠韻母系統的特色

和台灣優勢音比較，大牛稠方言在聲母和主聲調方面，無論是音位上或音值上都沒有很大的特色，但在韻母方面卻有很大的不同，本節針對韻母方面做個語言層的分析。在進行分析以前先談大牛稠方言韻母的特色。

大牛稠的韻母系統比較特殊的有如下六端：

---

<sup>5</sup> 張屏生對於大牛稠的變化調並沒有特別的描寫，但所收詞彙中只有一個三疊音詞「圓圓圓」 $\tilde{1}_{351}\tilde{1}_{33}\tilde{1}_{13}$ (張屏生 2002:241)。這個詞大概也是由台灣優勢音借來的。

(23)

1. 台灣優勢音  $iŋ$  韻 (《十五音》〈經〉字母) 唸  $eŋ$  。
2. 台灣優勢音  $iū$  韵 (《十五音》〈薑〉字母) 唌  $iō$  。
3. 台灣優勢音  $ŋ$  韵 (《十五音》〈禪〉字母) 唌  $ūi$  。
4. 有  $uam$ ;  $uap$  韵 (《十五音》無此韻)
5.  $o$  和  $ɔ$  混同為  $o$  (《十五音》分別為〈沽〉字母(\*-ou)和〈高〉字母(\*-o))。
6. 有  $oi$ ;  $ɔi$  韵 (《十五音》無此韻)。

上述的特色中，(23.1–3)是保存了南漳州音的底層，(23.4)是受到潮州方言的影響，(23.5)是受到台灣優勢音和客語的影響，(23.6)是和客語接觸所吸收的客語成分<sup>6</sup>。茲分述如下：

## 3.2 南漳州音底層

上面(1)至(3)條特色，比較潮州音、漳州音、桃園北部的漳州腔，我們立刻可以發現，大牛稠可以說是典型的漳州腔。讓我們先看一些語料：

### 3.2.1 〈經〉字母

《十五音》的〈經〉字母事實上包含著三個字類，甲類相當於中古「蟹」攝，如下例的「間」類字白讀音；乙類相當於中古的「梗」攝文讀音，如下例中的「頂」類字；丙類相當於中古的「通」攝三等白讀音，如下例中的「宮」類字。這三類字在閩南語方言的讀音不是一致的，以下列出的方言漳州、潮州、海豐都分成二至三類，甲類與乙類自成一類，丙類有方言差，有些方言和乙類混同，有些方言自成乙類。但是大牛稠和桃園北部的閩南語都只有一類。

但是重點是桃園北部閩南語唸  $iŋ$ ,  $ik$ ，大牛稠和漳州、潮州、海豐都唸  $eŋ$ ,  $ek$ 。如下圖所示：

<sup>6</sup> 陳淑娟的調查收集到  $ngan$ 、 $ngam$  之類音節(陳淑娟 2002:93)，本人在葉倫集的傳統方言學調查沒有發現，也未列入社會方言調查的問卷中。

(24)

	大牛稠	同安	漳州	桃園	海豐	潮州
間	keŋ	kai	kan	kiŋ	kai	kai
閒	eŋ	ai	an	iŋ	ai	ai
前	tseŋ	tsai	tsan	tsiŋ	tsai	tsai
反	peŋ	pai	pan	piŋ	pai	pai
爿	peŋ	pai		piŋ	pai	pai
頂	teŋ	tiŋ	teŋ	tiŋ	teŋ	teŋ
清	tsheŋ	tshiŋ	tsheŋ	tshiŋ	tsheŋ	tsheŋ
德	tek	tik	tek	tik	tek	tek
益	ek	ik	ek	ik	ek	ek
宮	keŋ	kiŋ	kiong	kiŋ	kiong	keŋ
涌(浪)	eŋ	iŋ	eŋ	iŋ	eŋ	eŋ
熟	sek	tsik	sek	tsik	sek	sek
浴	ek	ik	ek	ik	io; ek	ek
粟	tshek	tshik	tshek	tshik	tshio	tshek

由上面的資料為起點，讓我們來追溯一下大牛稠方言可能的發祥地。

根據甲類字，大牛稠的 *eŋ*，和上表所列的所有方言都不一樣。依照周長楫(1986)的資料，福建閩南方言，同類的「間」、「先」等字泉州型方言德化、泉州、惠安、南安唸 *uĩ* 韻，同安、金門唸 *ai*，漳州、長泰、華安、漳平「間」唸 *kan*，「先」念 *san* 或 *sian*；廈門、龍海唸 *iŋ*。這些都和大牛稠不同，和大牛稠一樣唸 *eŋ* 的是南漳州的平和、漳浦、東山，也可以歸入這一類。雲霄唸 *ian[ien]* 和詔安 *ieŋ*，也應該歸入這一類。*ieŋ* 的[ie]是[e]的分裂音，*ian[ien]* 一方面和詔安一樣前元音 *e* 分裂為 *ie*，一方面韻尾也受到同化，所以可以歸為 *eŋ* 類。

根據乙類字，依照周長楫(1986)的資料，首先可以把泉州系包括同安都排斥在外，但漳州系方言也有唸 *iŋ*, *ik* 的，乙類字唸 *ing*, *ik* 的分佈在漳州南靖、華安以北及泉州全部；*eŋ*, *ek* 分佈在南漳州的平和、漳浦、東山等縣，詔安唸 *ieŋ*，[ie]是[e]的分裂音；雲霄唸-*ian* 音值應該是[ien]，一方面前元音 *e* 分裂為 *ie*，和詔安一樣；一方面韻尾也受到同化，所以可以歸為 *eŋ* 類。大牛稠唸 *eng*, *ek*，和南漳州一致。

根據丙類，依照周長楫(1986)的資料，丙類字類字如「松」、「叔」、「粟」唸 *iŋ*, *ik* 以及其同化作用的變體 *in*, *it* 的分佈在北漳州的南靖、華安、龍海以北及整個泉州系方言。漳州方言有兩種變體，一種唸 *ioŋ*, *io* 的和乙類字分屬兩個韻，分佈在北漳州的

漳平及南漳州的漳浦、雲霄、東山等。和大牛稠的  $eŋ$ ,  $ek$  一致的只有平和方言。

上表中的丙類，海豐方言的發音根據的是楊必勝、潘家懿、陳建民的《廣東海豐方言研究》(1996)，三位作者的方言也不一致，比如同樣一個「洗浴」，有的地方注為  $sei^2iok^8$ (p.14)，可是有時又注為  $sei^2ek^8$  (p.87)。但是現代海豐方言  $ioŋ$ ,  $iok$  和  $eŋ$ ,  $ek$  是並存的。

由上面的方言比對結果，大牛稠方言屬於平和縣甲、乙、丙三類全部混同為  $eŋ$ ,  $ek$  的方言。由方言地理學的立場來看，南漳州的平和縣可能是大牛稠方言的發祥地。

根據乙類及丙類兩種方言變體並存的事實來看，我們可以假定海陸豐移民的發祥地是南漳州。但是根據甲類，這個假設會發生困難，因為南漳州的甲類唸  $eŋ$ ,  $ek$ ，而上表所示海豐方言唸  $ai$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以為  $ai$  讀是由潮州借來的，潮州普遍的唸成  $ai$ 。

### 3.2.2 〈薑〉字母

《十五音》的〈薑〉字母相當於中古宕攝三等開口，這個字類閩南語的變體主要有兩種變體。泉州唸  $iū$ ，漳州、潮州都唸  $iō$ 。大牛稠唸  $iō$ ，明顯的屬於後者的類型。茲將各主要方言比較如下表：

(25)

	大牛稠	同安	漳州	海豐	桃園	潮州
漿	$tsiō$	$tsiū$	$tsiō$	$tsiō$	$tsiū$	$tsiō$
癢	$tsiō$	$tsiū$	$tsiō$	$tsiō$	$tsiū$	$tsiō$
唱	$ts^{h}iō$ / $ts^{h}io$	$ts^{h}iū$	$ts^{h}iō$	$ts^{h}iō$	$ts^{h}iū$	$ts^{h}iō$
尙	$sīō$	$sīū$	$sīō$	$sīō$	$sīū$	$sīō$
羊	$iō$	$iū$	$iō$	$iō$	$iū$	$iō$

但是同屬漳州腔的桃園唸  $iū$ ，顯然漳州方言並不都唸  $iō$ 。根據周長楫(1986)的資料，屬於〈薑〉字母(\*-iō)的字如「牆」字，唸  $iū$  的漳州方言有南靖、平和、漳浦、雲霄，台灣中部、北部的漳州腔都屬於這個類型。其餘的漳州腔屬於  $iō$  的類型。

上節由〈經〉字母推論平和是大牛稠方言的發祥地在此發生了困難。因為平和不在  $iō$  的類型之內。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就是海陸豐移民移出漳州的時候， $iū$  的分佈沒有現在這麼廣，可能只有漳浦一地。當時包括平和縣在內的南漳州大部分地區還是說  $iō$  的。

## 3.2.3 〈禪〉字母

(26)

	大牛稠	同安	漳州	海豐	桃園北部	潮州
飯	pūi	pŋ	pūi	pūi	pūi	pŋ
門	mūi	mŋ	mūi	mūi	mūi	mŋ
轉	tūi	tŋ	tūi	tūi	tūi	tŋ
斷	tūi	tŋ	tūi	tūi	tūi	tŋ
穿	ts <sup>h</sup> ūi	ts <sup>h</sup> ŋ	ts <sup>h</sup> ūi	ts <sup>h</sup> ūi	ts <sup>h</sup> ūi	ts <sup>h</sup> ŋ
酸	sūi	sŋ	sūi	sūi	sūi	sŋ
算	sūi	sŋ	sūi	sūi	sūi	sŋ
軟	nūi	nŋ	nūi	nūi	nūi	nŋ
卵	nūi	nŋ	nūi	nūi	nūi	nŋ
光	kūi	kŋ	kūi	kūi	kūi	kŋ
黃	ūi	ŋ	ūi	ūi	ūi	ŋ

〈禪〉字母是分別漳泉潮三腔界線最分明的變體，泉州全部唸 ŋ，除了長泰唸 ŋ 以外，整個漳州全部唸 ūi，跨過漳潮界線又念 ŋ 了。但現代海陸豐和大牛稠方言唸 ūi，證明了它的發祥地在漳州。

從方言地理學來猜測發祥地，就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明確的說：大牛稠發祥於漳州，並且是南漳州。再進一步就不敢說，因為方言變體的分佈會隨著時代而改變，不能侷限於現在的語料來判定。假使我們接受三四百年前南漳州〈薑〉字母唸 iō 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確定大牛稠的發祥地是漳州平和縣。

雖然台灣的漳州腔佔優勢，但是整個台灣，全部和漳州音特色一致的方言只有大牛稠。可以說在台灣，沒有像大牛稠方言保存這麼多漳州腔特色的方言了。大牛稠方言在桃園客語的保護下，免於受到桃園北部閩南語的同化，保存了原鄉方言的特色，實在難能可貴。

另外還有一些個別的音讀，也看出漳州的特色。如：

(27)

區 k<sup>h</sup>i<sub>33</sub>森、蓼 som<sub>33</sub>歇睏 hē<sub>31</sub>k<sup>h</sup>uan<sub>11</sub>

### 3.3 潮州話的影響

大牛稠韻母特色第 4 條：uam 和 uap 兩韻只出現在「犯法」huam<sub>11</sub> huap<sub>2</sub>一詞。這樣的口音在泉州、漳州及台灣閩南語方言，除了大牛稠，絕無僅有。但在潮州話和客家話卻都跟大牛稠一樣收唇音韻尾：

(28)

潮州	廣東陸豐 <sup>7</sup>	桃園海陸客
犯法 huam <sub>11</sub> huap <sub>2</sub>	huam <sub>11</sub> huap <sub>2</sub>	fam <sub>22</sub> fap <sub>3</sub>

大牛稠和潮州極為類似，可能是移民經過惠州時吸收的潮州腔特色，而不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

個別的讀音也可以看出潮州音的影響。如：

(29)

大牛稠	潮州	桃園客	桃園漳州腔
影響 īā <sub>33</sub> hiaŋ <sub>31</sub>	īā <sub>23</sub> hiaŋ <sub>21</sub>	ʒaŋ <sub>22</sub> hiɔŋ <sub>12</sub>	iŋ <sub>33</sub> hiaŋ <sub>31</sub>
確定 k <sup>h</sup> ɔk <sub>3</sub> tīā <sub>22</sub>	k <sup>h</sup> ak <sub>3</sub> tīā <sub>11</sub>	k <sup>h</sup> ɔk <sub>2</sub> t <sup>h</sup> in <sub>22</sub>	k <sup>h</sup> ak <sub>3</sub> tiŋ <sub>22</sub>

「確定」的「確」唸  $k^h \text{ɔ}k_2$  顯然受客語影響，但「定」唸白讀  $tīā_{22}$  則肯定是受潮州音的影響。

### 3.4 客家話的影響

#### 3.4.1 o : ɔ 的混同

第 5 條：o 和 ɔ 混同，也是很特殊的。部份台灣都市的青年層閩南人，因為受到華語的影響，也有這種混同現象，但老、中年層則極少發現<sup>8</sup>。葉倫集屬老年層，其 o 、ɔ 混同自然不會是受到華語影響的結果，而是另有原因。

大牛稠的原鄉陸豐閩南方言和潮州一樣都有 o : ou 對立，這種類型是由南漳州以南的直到海南島一大片地區的區域特色。但北漳州以及廈門、泉州、台灣 ou 都唸成 ɔ 了。\*ou 音不但在台灣的閩南語聽不到，即客家話亦聽不到。前文第 2 節推論大牛稠方

<sup>7</sup> 據廣東陸豐人語言學者潘家懿教授的發音。楊必勝等(1996)記載海豐「凡」音 huam；「法」音 huap。

<sup>8</sup> 譬如苗栗白沙屯方言雖然移民台灣歷史悠久，卻混同了 ɔ : o 的對立，參見駱嘉鵬(2001)

言的發祥地在南漳州，根據周長楫(1986: 72)的資料「祖」、「湖」之類遇開一的字，南漳州的漳浦、東山、雲霄、詔安都唸成 ou，長泰唸 eu，都有-u 韻尾，顯然長泰的 eu 是由 \*ou 變來的。而處在中間的大片漳州方言，包括平和在內都唸成 o，-u 韵尾消失了。由方言地理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很容易推論過去整個漳州都唸成 \*ou，以漳州為中心的漳州中部方言開始變成 o，逐漸擴散，即使是南漳州的平和也免不了變成 o 了。在這個假設下這個 \*ou 韵母與潮州方言無關，而是保存原鄉漳州的特色。

我們推論大牛稠由漳州、陸豐乃至遷移到台灣的初期，一定都有 \*ou 韵母，但遷台兩百多年來，處在中元音沒有 -u 韵尾的台灣語言類型的大環境之中，\*ou 發生喪失韻尾的變化是自然的傾向。但 \*ou 有好幾種可能的變化方向可以選擇：(1)循北方官話或客家話曾經經過路徑： $*ou \rightarrow u$  變化；(2)向台灣優勢音靠攏： $*ou \rightarrow o$ ，和 o 對立；(3)向客家話靠攏： $*ou \rightarrow o$ 。大牛稠選擇了變 o，雖然這個 o 的音值近乎 o 與 ō 的中間位置，但是不與 ō 對立，屬於客家話的類型，因此我們認為大牛稠方言是因為大台灣環境的影響而丟失了 \*-u 韵尾，但 \*ou 變成 o 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

### 3.4.2 oi 韵的借入

大牛稠特色第 6 條：有 oi 韵，這個韵母在台灣的閩南語是絕無僅有的，但在客家話則是重要的韵母。但潮州話也有 oi 韵母，到底大牛稠的 oi 韵母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還是受到潮州話影響的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要舉幾個本韵的字，比較一下三個方言的音讀便明白了。

潮州話的 oi 韵相當於漳州《十五音》的〈稽〉字母白讀，這個韵母在南漳州和海豐方言都唸成 ei。大牛稠這個韵母的音讀同於漳州而異於潮州。

(30)

	大牛稠	海豐	潮州	南漳州	北漳州
雞	ke	kei	koi	kei	ke
會	e	ei	oi	ei	e
買	be	bei	boi	bei	be
賣	be	bei	boi	bei	be
地	te	tei	boi	tei	te
袂(不會)	be	bei	boi	bei	be

上面的例子顯示，《十五音》的〈稽〉字母白讀潮州唸 oi 的，大牛稠都唸 e，大牛

樞接近漳州，而不同於潮州，可見大牛樞的 *oi* 和潮州話無關。但大牛樞唸 *e*，和北漳州相同，大牛樞其餘的特色同於南漳州，只有這個字類唸 *-e* 接近北漳州。如前所述，大牛樞曾經有個滑音韻尾丢失的音變過程，所以\**ou*→*o*；既然海豐、南漳州都還唸 *ei*，我們大牛樞在遷移台灣之後，才在中元音之後沒有滑音韻尾的台灣大環境下失去了-i 韵尾，進行了 \**ei*→*e* 的變化。這樣的擬測應該是合理的。

但大牛樞長期受到客家話的影響，從客家話借了一些音讀也是自然的事，葉倫集的 *oi* 韵和客家話是一致的。如：

(31)

	大牛樞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相賽	<i>sio</i> <sub>22</sub> <i>soi</i> <sub>11</sub>	<i>siɔŋ</i> <sub>31</sub> <i>soi</i> <sub>11</sub>	<i>sio</i> <sub>22</sub> <i>se</i> <sub>11</sub> (比賽)
稅	<i>soi</i> <sub>11</sub>	<i>soi</i> <sub>11</sub>	<i>sue</i> <sub>11</sub>
培	<i>poi</i> <sub>22</sub>	<i>p<sup>h</sup>oi</i> <sub>33</sub>	<i>pue</i> <sub>22</sub>

所有葉倫集唸 *oi* 的，客家話都唸 *oi*。由此可見大牛樞的 *oi* 顯然借自客語。但這種移借只是部分大牛樞人、部分字音讀的移借，根據張屏生(2002)、陳淑娟(2002)及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都沒有沒有發現 *oi* 韵母，上述所有 *oi* 韵母都唸 *e* 或 *ue*。

還有，這個韻的所屬字極少，並不是客家話唸 *oi* 的字都可歸入本韻。下面是客家話唸 *oi* 而葉倫集仍唸閩南音的例子：

(32)

	大牛樞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開	<i>k<sup>h</sup>ui</i>	<i>k<sup>h</sup>oi</i>	<i>k<sup>h</sup>ui</i>
來	<i>lai</i>	<i>loi</i>	<i>lai</i>
菜	<i>ts<sup>h</sup>ai</i>	<i>ts<sup>h</sup>oi</i>	<i>ts<sup>h</sup>ai</i>
海	<i>hai</i>	<i>hoi</i>	<i>hai</i>
愛	<i>ai</i>	<i>oi</i>	<i>ai</i>

在我們的調查語料中還有一些 *ue* 和 *ue?* 韵母，也沒有變成 *oi*。如：

(33)

過	<i>kue</i> <sub>11</sub>	揣(找) <i>ts<sup>h</sup>ue</i> <sub>22</sub>	課 <i>k<sup>h</sup>ue</i> <sub>11</sub>
回	<i>hue</i> <sub>12</sub>	火 <i>hue</i> <sub>31</sub>	飛 <i>pue</i> <sub>33</sub>
副	<i>ue</i> <sub>31</sub>	畫 <i>ue</i> <sub>22</sub>	未 <i>bue</i> <sub>22</sub>
挖	<i>ue?</i> <sub>2</sub>	郭 <i>kue?</i> <sub>2</sub>	

由此可見大牛稠的底層是 ue，不過有些字受到客家話影響而變成 oi 而已，至於受影響的程度每一個人不同，葉倫集可能是受客語影響最深的人之一。

奇妙的是葉倫集把閩南語唸 ue 而客家話不唸 oi 韻的字也唸 oi 韵了，這是一種矯枉過正(hypercorrection)的音變現象：

(34)

油車粿	iu <sub>22</sub>	ts <sup>h</sup> ia <sub>22</sub>	koi <sub>31</sub>	(油條)
回潤	hoi <sub>22</sub>	lun <sub>11</sub>		(反潮)

客家話「粿」說「粄」pan<sub>12</sub>，「磨年糕」說「挨粄」ai<sub>31</sub> pan<sub>12</sub>，大牛稠說：磨粿 bo<sub>11</sub> kue<sub>31</sub> (舊說法) / 挨粿 e<sub>22</sub> kue<sub>31</sub> (新說法)。「粿」唸 koi<sub>31</sub>只用於「油車粿」一詞。至於「回」字客語是唸 fui<sub>33</sub>。

### 3.4.3 ōi 韵的借入

大牛稠的 ōi 韵顯然也是借自客家話。如：

(35)

大牛稠 68			新屋海陸話		
梅花	mōi <sub>22</sub>	hue <sub>33</sub>	梅花	moi <sub>33</sub>	fa <sub>31</sub>
小妹	sio <sub>33</sub>	mōi <sub>22</sub>	老妹	lo <sub>22</sub>	moi <sub>11</sub> (妹妹)
媒儂	mōi <sub>22</sub>	laŋ <sub>12</sub>	媒人	moi <sub>22</sub>	jin <sub>33</sub>
糜	mōi <sub>12</sub>		糜	moi <sub>33</sub>	(稀飯)

上面的例子全部是帶有 m- 聲母的字。m- 聲母的鼻化成分延伸到韻母的元音，這是閩客語共同的現象。但客語元音的鼻化成分沒有辨義作用，上述的客語 moi [mōi] 都有一個鼻化成分，但它是由聲母的鼻音擴散而來，不是元音固有的鼻音；元音的鼻音成分在閩南語是一個重要的辨義徵性：oī 和 oi 是兩個不同的韻母。

葉倫集的大牛稠方言在這個韻母也有矯枉過正現象，就是將客家話不讀 ōi 韵的也唸 ōi 韵了。如：

(36)

	大牛稠 68	新屋海陸話
菜桿	ts <sup>h</sup> ai <sub>31</sub> kōi <sub>31</sub>	菜梗 ts <sup>h</sup> oi <sub>11</sub> kuaŋ <sub>12</sub> (菜葉莖)
芋桿	o <sub>11</sub> kōi <sub>31</sub>	芋梗 vu <sub>22</sub> kuaŋ <sub>12</sub> (芋莖)
樹桿	ts <sup>h</sup> iu <sub>11</sub> kōi <sub>31</sub>	樹身 ſu <sub>22</sub> ſin <sub>31</sub> (樹幹)
關門	kōi <sub>22</sub> muŋ <sub>12</sub>	關門 kuan <sub>31</sub> mun <sub>33</sub>
橫	hōi <sub>12</sub>	橫 vanŋ <sub>33</sub>

葉倫集因為受到客家話的影響而產生的「類推」(analogy)音變，規律如下：

(37)

- R1 ue → oi /客語唸 oi  
 R2 uē → ōi /客語唸 ōi

規律的形成大概是這樣的：最初只是形式的移借，但是當移借的情形越來越多，就變成一種音變規律。本來這個音變規律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客語念 oi 的字才可以適用，但是一直類推下去，這個條件限制不管了，就變成「矯枉過正」的現象。

#### 3.4.4 客家話對個別字音的影響

客家話對大牛稠方言的影響有如前所述深入到音韻系統的變化的，但也有只對個別字音影響的。如：

(38)

	大牛稠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出來	ts <sup>h</sup> ut <sub>3</sub> lai <sub>12</sub> / ts <sup>h</sup> ut <sub>3</sub> <u>lai<sub>33</sub></u>	tʃ <sup>h</sup> ut <sub>2</sub> loi <sub>33</sub>	ts <sup>h</sup> ut <sub>2</sub> • lai <sub>11</sub>
權利	<u>k<sup>h</sup>ien<sub>22</sub></u> li <sub>22</sub>	k <sup>h</sup> ien <sub>33</sub> li <sub>22</sub>	k <sup>h</sup> uan <sub>22</sub> li <sub>22</sub>
姓戴	sē <sub>31</sub> <u>tai<sub>11</sub></u>	siaŋ <sub>11</sub> tai <sub>11</sub>	sē <sub>31</sub> te <sub>11</sub>
選舉	<u>sien<sub>33</sub></u> ki <sub>31</sub>	sien <sub>22</sub> ki <sub>12</sub>	suan <sub>33</sub> ki <sub>31</sub>
怨恨	uan <sub>31</sub> <u>hen<sub>22</sub></u>	ʒan <sub>11</sub> hen <sub>22</sub>	uan <sub>31</sub> hin <sub>22</sub>
恩情	<u>en<sub>22</sub></u> tseŋ <sub>12</sub>	en <sub>31</sub> ts <sup>h</sup> in <sub>33</sub>	in <sub>22</sub> tsin <sub>12</sub>
盒仔	<u>hap<sub>2</sub></u> ba <sub>31</sub>	hap <sub>2</sub> bə <sub>33</sub>	ap <sub>2</sub> ba <sub>31</sub>
學校	o <sub>11</sub> ka <sub>31</sub>	hɔk <sub>2</sub> kau <sub>12</sub>	hak <sub>1</sub> hau <sub>22</sub>
銚	ts <sup>h</sup> iɔŋ <sub>11</sub>	tʃhiɔŋ <sub>11</sub>	ts <sup>h</sup> inŋ <sub>11</sub>

整個說來，大牛稠所受外來影響之中新屋海陸腔客家話無疑是最重要的。

### 3.5 台灣優勢腔的影響

大牛稠的漳州腔移台二百六十餘年，受到客家話那樣大的影響，若說沒有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是如前所述，葉倫集的大牛稠話大部分保守了古老的漳州話，由上述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大牛稠方言保存了南漳州的特色，有些南漳州已經開始在變化了，大牛稠還保存著最古老的漳州腔，遷移台灣之後，在桃園新屋的海陸客語保護之下，並沒有受到台灣優勢腔的影響，成為古漳州話的活化石。

但葉倫集的大牛稠話並非絕對沒有台灣優勢音的成分，多少也會受到影響的，有些應該唸  $iəŋ$  的字讀成  $iɔŋ$  就是例子。《十五音》〈姜〉韻字漳州唸  $iəŋ$  是普遍的情形；潮州也普遍唸  $iəŋ$ ；台灣則泉州腔唸  $iɔŋ[iɔŋ]$ ，漳州腔唸  $iəŋ$ ，而以  $iɔŋ$  佔優勢。桃園北部漳州音的情形是老派唸  $iəŋ$ ，新派摻入一些台灣優勢音而成  $iəŋ/iɔŋ$  兩讀的情形。葉倫集的大牛稠話也有這種情形。以下是葉倫集的發音資料：

(39)

中央	$tɔŋ_{22}$	$iəŋ_{33}$	中央	$tɔŋ_{22}$	$iɔŋ_{31}$
方向	$hɔŋ_{22}$	$hiaŋ_{11}$	翕相	$hip_3$	$sioŋ_{11}$
影響	$ĩaŋ_{33}$	$hiaŋ_{311}$	思想	$su_{22}$	$sioŋ_{31}$
			將來	$tsioŋ_{22}$	$lai_{12}$

左邊〈姜〉韻字唸  $iəŋ$  的顯然是漳州音底層，而唸  $iɔŋ$  的則是後來的變化。比照台灣漳州音一般的情形，我們似乎可以毫不猶豫地認定這  $iɔŋ$  音是受到台灣優勢音影響的結果。

然而問題是台灣優勢音的特色很多，比如前述幾個大牛稠的特色韻之中台灣優勢音分別唸〈經〉 $iŋ$ 〈薑〉 $iŋ$ 〈禪〉 $ŋ$ ，比這個〈姜〉 $iɔŋ$ 更優勢，如果大牛稠要受台灣優勢音影響，應全面受影響，何以只有這個〈姜〉韻受影響，而其它的韻竟然毫不受影響呢？由此可見，大牛稠〈姜〉韻唸  $iɔŋ$  不一定是受台灣優勢音影響，還有一個可能的來源就是客家話。我們看新屋海陸腔客家話上面幾個例詞的〈姜〉韻字正好也都唸  $iɔŋ$ 。如：

(40)

中央	$tʃuŋ_{31}$	$iɔŋ_{31}$	翕相	$hip_2$	$sioŋ_{11}$
方向	$fɔŋ_{31}$	$hiɔŋ_{11}$	思想	$su_{31}$	$sioŋ_{12}$
影響	$zəŋ_{22}$	$hiɔŋ_{12}$	將來	$tsioŋ_{31}$	$loi_{33}$

值得注意的是大牛稠「央」又讀  $iəŋʒi$  和客語完全同音，更啟示我們想像〈姜〉韻唸  $iəŋ$  受客語影響的可能性。比較折衷的說法，也許可以說台灣優勢音和客語兩方面的相乘效果，促使大牛稠方言加速進  $iəŋ \rightarrow iəŋ$  的音變。

以上 2.3–4 節所描寫的潮州話和客家話的影響都是已經變化的結果，影響的時間至少兩百五十年以上，而台灣優勢音的影響則是近幾十年台灣的交通發達、廣播電視發達以後的事，因此大量受台灣優勢音影響的變化是正在進行中的共時的變化。共時的變化只有用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才能了解，傳統的單點方言調查無法觀察語言的變化。

陳淑娟(2001)針對大牛稠方言的兩個特色：台灣優勢音  $iū$  韵（《十五音》〈薑〉字母）唸  $iō$ ；台灣優勢音  $ŋ$  韵（《十五音》〈禪〉字母）唸  $ŋi$ ，進行社會方言學的調查；陳淑娟(2002)繼續做了  $eŋ$  變成  $iəŋ$ 、「兩」 $no$  變成  $nng$  等的調查，都發現由於台灣優勢音的入侵，大牛稠方言正在進行著優勢音化的變化，並呈現詞彙擴散的現象。

陳淑娟所調查受訪人雖然多達 326 人，卻只分老年、中青年兩個年齡層，顯然不能滿足我們了解大牛稠方言音變過程的需要。2001 年 5 月我們對大牛稠方言也做了一次社會方言學調查，由元智大學陳玉倩、陳棚現親至桃園縣新屋鄉進行訪問調查工作。調查詞項 104 條，調查人數 14 人，其中 60 歲以上的老年層（年齡 72, 76, 78, 80）共 4 人；中年層（年齡 40, 42, 47, 50）共 4 人；青年層（年齡 30, 32, 34）共 3 人；少年層（年齡 16, 17, 17）共 3 人，不分性別，全部是勞動階層，雖然調查人數不太夠，可以說是我們許多社會方言調查人數最少的方言點<sup>9</sup>。我們只做問卷，不做觀察，也不讓受訪者看問卷，我們把調查詞項藏在句子中，問卷的語言採用華語，受訪者了解整句的意思之後，用自己的方言把句子說出來，受訪者並不知道我們要調查的是句子中的那一部分。以下就大牛稠正在進行中的重要音變現象做一個簡要的描寫。

### 3.5.1 z- 向 l- 的變化

我們的大牛稠社會方言調查問卷，〈入〉字頭聲母部分設計了：二、字、熱、日、閨、入、韌、豆乳、兒等 9 字做為調查項，扣除一些無效的資料，共得 113 筆資料。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sup>9</sup> 當時陳淑娟小姐同時在進行當地的社會方言調查，受訪者因重複受訪多表示不耐煩的態度，調查工作因而受到阻礙，調查者受到挫折，因此只做了 14 人而作罷。

(41)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z-	46	40.7	21	60.0	17	47.2	7	31.8	4	17.4
l-	54	47.8	10	28.6	17	47.2	8	36.4	19	82.6
g-	13	11.5	4	11.4	2	5.6	7	31.8	0	0.0
合計	113	100	35	100	36	100	22	100	23	100

雖然我們所做的葉倫集傳統方言調查<入>字頭聲母唸擦音 z-，張屏生(2002)的調查記為 dz-，但是上表的資料顯示大牛稠正在進行著一個重大的音變，即使是老年層，唸 z- 的也只有 60%，隨著年齡逐漸下降，到了少年層只剩 17.4%；相反的，唸 l- 的變體，老年層已經佔有 28.6%，隨著年齡逐漸增加，到了少年層增加到 82.6%，兩者成了反比例消長。至於唸 g- 的變體，則老年層還有 11.4%，青年層曾經上升到 31.8%，到少年層反而下降到 0%。這樣的音變現象在傳統的方言調查是觀察不到的。

<入>字頭聲母 z- → l- 是台灣普遍的音變方向，我們在任何一個台灣閩南語方言都可以觀察到這個明顯的音變趨勢，大牛稠方言並沒有逃脫這個潮流。我們認為這個音變方向是受到台灣優勢音的牽引。

### 3.5.2 uī 向 ɿ 的變化

《十五音》〈禪〉字母唸 ūī 是漳州腔特色，我們的調查詞項包括算、酸、軟、卵、園等 5 個字，有效的語料共 108 筆。以下是調查結果：

(42)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uī	29	27	12	39	7	23	5	22	5	22
ɿ	79	73	19	61	24	77	18	78	18	78
合計	108	100	31	100	31	100	23	100	23	100

調查結果非常令人驚訝。雖然前述張屏生(2002)與本人所做的傳統方言學調查顯示

大牛稠（實際是最保守的老年層代表）的發音保存了豐富的漳州腔，但是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結果卻顯示：即使是老年層也只有 39% 唸漳州腔的 *ī*，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減少，直到少年層只剩 22%；相對的，老年層已經有 61% 唌 *ŋ*，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增加，直到少年層高達 78% 之多。兩者成反比例消長。這個數字比陳淑娟的調查數據顯示更激烈的變化，大概是因為兩者的調查方法的不同所致。無論如何，大牛稠早就開始向台灣優勢音靠攏是非常明顯的。

### 3.5.3 *iō* 向 *iū* 的變化

大牛稠《十五音》〈薑〉字母）唸 *iō*，台中以北只有大牛稠方言有這個特色，為了調查這個這個字類，我們設計想、新娘、薑、和尚、癢等五字，其中只有 2 個老人（年齡 80 及 73）「癢」說成 *hai*<sup>5</sup>，不在計算之列，共得 65 筆資料，統計兩種變體的年齡層分佈如下：

(43)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i>iō</i>	19	29.2	6	33.3	8	42.1	4	26.7	1	7.7
<i>iū</i>	46	70.8	12	66.7	11	57.9	11	73.3	12	92.3
合計	65	100	18	100	19	100	15	100	13	100

老年層因為有兩個人把「癢」說成 *hai*<sup>5</sup>，所以說漳州腔比率反比中年層低，如果把這兩筆資料算在 *iō*，*iū* 與 *iō* 的比率會變成 60%: 40%，曲線會平滑些。總之 *iō* 與 *iū* 成陡峭的反比例消長。

由上面幾個特徵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來看，大牛稠古老漳州腔特色其實已經早在老年層就已經開始褪色，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急速地向台灣優勢音所支持的泉州腔方向演變。

### 3.5.4 *oi*, *ɔi* 或 *ue*, *uē* 的變化

如前所述，葉倫集的大牛稠音系中有 *oi*（〈檜〉字母）和 *ɔi*（〈糜〉字母）兩個韻母，但張屏生(2002)的調查報告述說極少發現，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則完全沒有發現。調查中漳州《十五音》〈檜〉字母的字選了月、和尚、空課(工作)、皮、卜(要)、接等六個

字，共得有效筆數 48 筆，發現最強勢的還是韻母唸成 ue 的變體，這一點和台灣優勢音一致；但 ue 變體在下降之中，原因是有些人把「卜」(要)bue<sup>4</sup> 唴成 be<sup>4</sup>，這個現象也是台灣閩南語的普遍現象，這個詞的音讀所以特別的原因是「卜」另外還可以當動詞前面的助動詞，因為是虛詞，介音容易脫落，所以這個「卜」台灣優勢音也是 be<sup>4</sup>；另外一個「接」字用在「接死蚧蟻」(揉死螞蟻)，是一個衰頹中的詞，有一些新派不太會使用，於是產生了一個新音 zui<sup>5</sup> 或 lui<sup>5</sup>，這也是台灣閩南語的普遍現象。總而言之，沒有一個受訪者唸成 oi，都是原始的漳州音，雖然有一些變化也是和台灣優勢音同步變化。

(44)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ue	39	81.3	14	93.3	4	66.7	11	84.6	10	71.4
e	5	10.4	1	6.7	1	16.7	0	0.0	3	21.4
ui	4	8.3	0	0.0	1	16.7	2	15.4	1	7.1
合計	48	100	15	100	6	100	13	100	14	100

〈檜〉字母對應的鼻音韻母是〈糜〉字母，雖然如此，兩個韻母的音變方向並不平行。我們設計了糜、妹、梅等三個字對大牛稠方言作社會方言調查。這個幾個字在葉倫集的大牛稠音系都唸成客家音 ōi，但是在我們的調查中沒有發現相似的唸法，最優勢的變體是漳州腔的 muē 和 muāi，uē 和 ue 相對應，因此我們認為 muē 比 muāi 更古。老年層傾向唸 muē，但 muāi 逐漸佔上風，在少年層完全把 mue 壓到，這個音變現象和台灣優勢音是一致的。

但是大牛稠也同時摻入一些華語音和泉州音，譬如「小妹」說成 me<sub>31</sub>me<sub>2</sub>，這是華語借詞，老年層已經借入，至中青少年達 11–22%，另外一個 mui 變體是出現在「梅仔」(話梅)，因為受到「梅花」mui<sup>5</sup>hue<sup>1</sup> 的優勢音的類比，而吸收了泉州腔的文讀音 mui<sup>5</sup>，這個現象也是台灣的普遍現象，「妹」唸 be 是泉州同安腔，只出現一筆。

(45)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mue	16	39.0	7	63.6	7	58.3	2	22.2	0	0.0
muai	14	34.1	3	27.3	3	25.0	3	33.3	5	55.6
me	6	14.6	1	9.1	2	16.7	2	22.2	1	11.1
mui	4	9.8	0	0.0	0	0.0	2	22.2	2	22.2
be	1	2.4	0	0.0	0	0.0	0	0.0	1	11.1
合計	41	100	11	100	12	100	9	100	9	100

總之，大牛稠的社會方言調查事實上沒有發現 *oi* 和 *ɔi* 的客家韻母，而唸成 *ue* 和 *uē /uāi*，〈檜〉字母和〈糜〉字母音讀的發展和變化都和台灣優勢音一致。我們的老年層發音人有高達 80 歲的，都沒有客家韻母 *oi* 和 *ɔi*，因此我們很難證明這樣的說法：大牛稠過去有 *oi* 和 *ɔi* 兩韻，葉倫集代表的是古老的大牛稠，現在除了葉倫集還保存 *oi* 和 *ɔi* 的變體，其他的人都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而消失了。

比較保守的看法，寧可認為 *oi* 和 *ɔi* 本來就是很少人接受的客語化韻母，近半世紀以來大牛稠方言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強大競爭力，這兩個客語化韻母變成了短命的新形式。就好比<入>字頭一樣，閩南語原本唸 *dz* 或 *z*，泉系方言在 *i* 元音前創新了一個 *l(i)* 的新音，漳系方言創新了一個 *g(i)* 的新音，換句話說兩個新音在競爭著，最後 *l*-形式戰勝了 *g*-，如 3.5.1 節表(41)所示的，*g*-掙扎了一陣子就落敗給 *l*-了，變成了短命的新形式。大牛稠方言因為受到客語的影響，有人(如葉倫集)想要運作(37)所示的客語化規律，但是台灣優勢音也念 *ue*，在台灣優勢腔的強大競爭力支持下，客語化的企圖終於失敗，*oi* 和 *ɔi* 遂成為短命的新韻母。

大牛稠尚有幾個特色如 *uam*, *uap*, *eŋ*, *ek* 等韻母，因調查樣本數不足，調查結果不甚理想，只好割愛，待來日有機會重新調查<sup>10</sup>。但就以上的資料已經很明確地看出大牛稠韻母向台灣優勢音靠攏的傾向，這幾個韻母變成台灣優勢音的 *uan*, *uat*, *iŋ*, *ik* 是可以預期的。

<sup>10</sup> 陳淑娟也沒有將 *uam*, *uap* 列入問卷，只觀察「范姜」(姓)的唸法，結果發現「這個特殊的罕見韻母只保留在老人的語音中，年輕人則已趨近台閩語優勢音，將 *uam/uap* 讀成 *uan/uat*。」(陳淑娟 2002:94)至於 *eng*, *ek* 已有平均 47% 的中青年變成 *ing*, *ik*。

### 3.5.5 陽入調值的變化

大牛稠的聲調的特色是陽入聲本調唸高短調，和南部的優勢音或西海岸如淡水、新竹類似，在這些方言區裡往往同時有一種高降調的變體並存；但北部的陽入聲普遍的唸中平調，中平調變體也同時是台灣優勢音。

為了調查陽入調值的變化，我們設計了白、~~好~~額、著三個字來做社會方言學調查。下面的數據顯示大牛稠的老年層唸高短調和高降調的佔絕對優勢，共 75%，但隨著年齡層的降低，比率逐漸降低，至少年層竟然只剩 20% 而已；相反的中調的變體在老年層還只佔 25%，隨著年齡的降低比率逐漸上升，至少年層竟然高達 80%之多。這個現象證明了大牛稠的聲調也是和台灣優勢音同步發展的。

(46)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高短調	15	55.6	5	62.5	5	62.5	4	66.7	1	20.0
高降調	1	3.7	1	12.5	0	0	0	0	0	0
中調	11	40.7	2	25.0	3	37.5	2	33.3	4	80.0
總計	27	100	8	100	8	100	6	100	5	100

### 3.5.6 輕聲的類型變化

台灣閩南語的輕聲類型有固定調輕聲和隨前變調輕聲兩種，在我們調查的葉倫集語料中輕聲很少。雙音節輕聲詞都唸成本調，但單音節多半唸成固定低調輕聲。台灣優勢音趨向補語「來」普遍地讀隨前變調輕聲，但「去」則普遍讀固定低調輕聲，我們的大牛稠社會方言學調查也顯示「去」百分之百讀固定調輕聲，但「來」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逐漸改讀隨前變調輕聲。請看以下的調查結果：

## (1) 「來」輕聲

(47)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固定低調	10	83.3	3	100	3	75.0	1	50.0	3	100
隨前變調	2	16.7	0	0	1	25.0	1	50.0	0	0
總計	12	100	3	100	4	100	2	100	3	100

## (2) 「去」輕聲

(48)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固定低調	13	100	3	100	4	100	3	100	3	100
總計	13	100	3	100	4	100	3	100	3	100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大牛稠的「去」保持了固定低調輕聲，但「來」向台灣優勢音靠攏的傾向。

## (3) 「个」輕聲

葉倫集的名詞化詞尾「个」<sup>e5</sup>(的)讀本調，不讀隨前變調輕聲。但是在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顯現，所有的大牛稠人沒有一個唸陽平，全部唸隨前變調。這個現象顯示大牛稠向台灣優勢音靠攏的事實早就發生，葉倫集實在是太保守了。

(49)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隨前變調	12	100	3	100	3	100	3	100	3	100
總計	12	100	3	100	3	100	3	100	3	100

## (4) 「矣」輕聲

葉倫集的完成態有兩個，一個是傳統的閩南語完成態「矣」 $a^0$ ，一個是借自客語的「咧」 $le?_2$ ，但在我們的社會調查中沒有用客語「咧」的例。只有傳統的閩南語的「矣」。

## (50)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固定低調	7	58.3	2	100	2	50	2	66.7	1	33.3
隨前變調	5	41.7	0	0	2	50	1	33.3	2	66.7
總計	12	100.0	2	100	4	100	3	100	3	100

葉倫集的大牛稠腔完成態詞尾「矣」兼用固定低調和隨前變調，而以固定低調為常。社會方言學調查顯示老年層全部唸固定低調輕聲，但是隨著年齡的下降成正比例下降，反之隨前變調隨著年齡的下降而成長。因為台灣閩南語以隨前變調的唸法佔優勢，我們認為大牛稠的演變顯然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

## (5) 「月」輕聲

由「正月」到「十二月」各個月份的「月」，台灣有三種唸法，即：本調、固定低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葉倫集的調查中沒有這個資料，這次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發現老年層比較多元，三種唸法都有，但中年層以下全部趨向於固定低調輕聲的唸法。

## (51)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筆數	%
固定低調輕聲	10	83.3	1	33.3	3	100	3	100	3	100
隨前變調輕聲	1	8.3	1	33.3	0	0	0	0.0	0	0
末字本調讀法	1	8.3	1	33.3	0	0	0	0.0	0	0
總計	12	100	3	100	3	100	3	100	3	100

## (6) 雙音節輕聲

在葉倫集的調查資料中，如「V 起來」、「V 出去」、「V 過來」等雙音節的趨向補語詞通常不唸輕聲，而唸主聲調，但是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大牛稠所有年齡層都唸固定低調輕聲，和台灣優勢音一致。

(52)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								
固定低調輕聲	11	100	2	100	4	100	3	100	2	100
總計	11	100	2	100	4	100	3	100	2	100

由以上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大牛稠方言正在進行劇烈的音變，新的一帶逐漸放棄大牛稠的音韻特色向台灣優勢音靠攏。

## 4. 大牛稠方言詞彙的語言層次

### 4.1 原鄉的底層詞彙

有一些詞明顯的是漳州詞彙，猜測是原鄉帶來的詞彙。如：

(53)

- 公公：大官 tua<sub>11</sub> kūā<sub>33</sub>  
婆婆：大家 tua<sub>11</sub> ke<sub>33</sub>  
斗笠：瓜笠 kue<sub>22</sub> le?<sub>3</sub>

但下面的詞彙大概是海豐的詞彙。如前所述，海豐方言通攝三等和梗攝三等是分立而有方言差。所以「松」唸 siɔŋ<sup>5</sup>，應該也可以唸 ts<sup>h</sup>iŋ<sup>5</sup>，「浴」唸 iok<sup>8</sup> 也可以念 ek<sup>8</sup>。

(54)

- 松柏：松柏仔 siɔŋ<sub>22</sub> pe<sub>33</sub> a<sub>31</sub>  
洗澡：洗浴 se<sub>33</sub> ek<sub>3</sub>

有一些是台灣的閩南語和客語都不說的詞彙。如：

(55)

大牛稠	新屋海陸客話	台灣閩南語
妻：查某 $tsa_{22} bo_{31}$	老婆 $lo_{22} p^h o_{33}$	某 $bo_3$
娶妻：娶查某 $ts^h ua_{11} tsa_{22} bo_{31}$	討老婆 $t^h o_{22} lo_{22} p^h o_{33}$	娶某 $ts^h ua_{11} bo_{31}$

漳州、泉州閩南語「查某」是女性的意思，引申為「妓女」。依照蔡俊明(1991)，潮州話「查某」只有妓女的意思(寫成「渣畊」)，妻子要說「某」 $bou^2$ ，(寫成「畊」)。把「妻」說成「查某」的確是很特殊，楊必勝等(1996:12)紀錄著海豐話「妻子」有  $tsa_{22} bou_{31}$ 、 $bou_{31}$  兩種說法，可見大牛稠的用法出自海陸豐的原鄉方言。

大牛稠有一個表疑問的虛詞是  $ti^7$ ，「何」的意思。南管文獻寫作「值」，在宋元詞曲裡寫作「底」，是分佈很廣的古疑問詞。台灣閩南語裡這個詞已經沒有什麼能產性，只存在於像「值時」 $ti_{11} si_{12}$ (何時)之類罕用的詞彙，或包含在「值當時」(何時) $ti_{11} tan_{22} si_{12} \rightarrow tia\eta_{22} si_{12}/tan_{22} si_{12}$  裡。但在大牛稠方言，「值」 $ti_{22}$  的能產性還相當高，可以用在下面的詞：

(56)

何方：值一片  $ti_{11} tsit_1 pen_{12}$

大部分變成合音詞<sup>11</sup>：

(57)

何處：值角位	$tia_{33} / tia_{33} ui_{22}$	$\leftarrow *ti_{11} a_{31} \leftarrow *ti_{11} kak_3 a_{31}$
何人：值儂	$tia\eta_{12} \leftarrow *ti_{11} la\eta_{12}$	
何時：值當時	$tia\eta_{22} si_{12} \leftarrow *ti_{11} tan_{22} si_{12}$	

$ti^7$  這個詞在現代海豐話還用得很普遍，楊必勝等(1996:17)記載了幾個用  $ti^7$  做疑問詞的指代詞，如  $tia\eta_{23}$ 、 $ti_{11} tia\eta_{23}$ (誰)， $ti_{11} te_{12}$ (何處)， $tia\eta_{11} si_{33}$ (何時)等。大牛稠方言顯然是保存了原鄉方言。

<sup>11</sup>【何處：值角仔】右邊的原形擬測比較難解，我們是根據台語的資料：

	現代台語	早期台語	鹿港	原形
此處：只仔	$tsia_{33}/tsia_{13}$	$tsit_3 a_{31}$	$tsə_{23} a_{31}$	$*tsi_{23} a_{31}$
只角仔	$tsit_3 kak_3 a_{31}$	$tsit_3 kak_3 a_{31}$	$tsə_{23} ka_{33} a_{31}$	$*tsi_{23} kak_3 a_{31}$
彼處：許仔	$hia_{33}/hia_{13}$	$hit_3 a_{31}$	$hə_{23} a_{31}$	$*hi_{23} a_{31}$
許角仔	$hit_3 kak_3 a_{31}$	$hit_3 kak_3 a_{31}$	$hə_{23} ka_{33} a_{31}$	$*hi_{23} kak_3 a_{31}$

擬測大牛稠的  $tia_{33}$  的原形應為【值角仔  $*ti_{11} kak_3 a_{31}$ 】。

大牛稠的詞義系統也有很特殊的地方。如下面的時間詞：

(58)

今天：今旦日	kin <sub>22</sub> na <sub>33</sub> zit <sub>3</sub>
昨天：昨 日	tso <sub>31</sub> • zit <sub>1</sub>
昨天白天：昨 日	tsa <sub>22</sub> zit <sub>3</sub>
昨天晚上：昨 昏	tsa <sub>22</sub> hūi <sub>33</sub>
前天：大昨日	tua <sub>11</sub> tso <sub>31</sub> • zit <sub>1</sub>
明天：明旦再	bin <sub>22</sub> nā <sub>33</sub> tsai <sub>11</sub>
後天：後 日	au <sub>22</sub> • zit <sub>1</sub>
大後天：大後日	tua <sub>11</sub> au <sub>22</sub> • zit <sub>1</sub>

「明天」以後和台灣優勢腔的說法一樣，但「昨日」以前則自成系統大不相同了。在台灣優勢音，「昨昏」是昨日的意思、「昨日」是前天的意思、「大昨日」是大前天的意思。張屏生(2002:128)也收了幾個時間詞，但「昨日」是前天的意思、「大昨日」是大前天的意思，和台灣優勢腔一樣，這恐怕是的新派說法。

楊必勝等(1996:46)提到海豐話「昨日」（寫成「佐日」）有兩個意思，「日」唸本調時是「昨天」的意思，「日」唸「後變調」<sup>12</sup>時是「前天」的意思。大牛稠沒有所謂「後變調」，但昨天說成「昨日」是一樣的。葉倫集的大牛稠話相當程度地保存了原鄉的方言。

## 4.2 從客家話來的借詞

大牛稠方言的詞彙大部份跟台灣閩南語相同，如果是閩南語和客語又是共同詞彙，我們就無法考究其來源。比如：

(59)

大牛稠	新屋海陸客話	台灣閩南語
曾孫：虱母 sat <sub>3</sub> bo <sub>31</sub>	虱母 set <sub>2</sub> ma <sub>33</sub>	虱母(仔) sat <sub>3</sub> bo <sub>33</sub> (a <sub>31</sub> )

有一些潮州話、客家話共有的詞彙，我們也無法確定其來源潮州話或客家話。如：

<sup>12</sup> 海豐話的「後變調」參見註 5 的說明。楊必勝等(1996:46)記載「佐日」(昨天)的音讀是 tso<sub>31</sub>zik<sub>1</sub>，「佐日」沒有注音。

(60)

大牛稠	新屋海陸客話	潮州閩南語	台灣閩南語
年輕人：後生儂	後生人	後生儂	少年儂
hau <sub>11</sub> sē <sub>22</sub> laŋ <sub>12</sub>	heu <sub>22</sub> saŋ <sub>31</sub> jin <sub>33</sub>	hau <sub>11</sub> sē <sub>22</sub> naŋ <sub>33</sub> siau <sub>31</sub> lian <sub>22</sub> laŋ <sub>12</sub>	

大牛稠的詞彙基本上還是閩南語，但是卻摻入了大量的客語借詞。台灣的閩南語幾乎不受客語影響，極少客語借詞；相反的客家話之中卻有大量的閩南語借詞，這顯示了閩南語的優勢競爭力。但是做為客家語區內的方言島，大牛稠方言對所處的海陸腔客語而言卻是弱勢語言，它吸收了大量客語詞彙是非常自然的。以下所舉是大牛稠和桃園北部漳州話不同而顯然借自客家話的詞彙(下文中 x 表示重疊)：

(61)

大牛稠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進來：	落來 lo <sub>31</sub> lai <sub>12</sub>	落來 lək <sub>2</sub> loi <sub>33</sub>
進去：	落去 lo <sub>31</sub> k <sup>h</sup> i <sub>11</sub>	落去 lək <sub>2</sub> hi <sub>11</sub>
狗窩：	狗藪 kau <sub>33</sub> tau <sub>11</sub>	狗藪 keu <sub>22</sub> teu <sub>11</sub>
長板椅：	長椅 tŋ <sub>22</sub> i <sub>31</sub>	長凳 tʃ <sup>h</sup> ɔŋ <sub>33</sub> ten <sub>11</sub>
討厭：	惱 nāū <sub>31</sub>	惱 nau <sub>31</sub>
討人厭：	得儂惱 tit <sub>3</sub> laŋ <sub>22</sub> nāū <sub>31</sub>	得人惱 tet <sub>2</sub> jin <sub>33</sub> nau <sub>31</sub>
順利：	順勢 sun <sub>11</sub> si <sub>11</sub>	順勢 ſun <sub>22</sub> ſi <sub>11</sub>
靈顯：	顯 hien <sub>31</sub>	顯 hien <sub>12</sub>
癢：	駭 hai <sub>12</sub>	駭 hoī <sub>33</sub>
鴨蛋：	鴨春 a <sub>31</sub> ts <sup>h</sup> un <sub>33</sub>	鴨春 ap <sub>2</sub> tʃ <sup>h</sup> un <sub>31</sub>
蝌蚪：	kuai <sub>33</sub> lək <sub>3</sub> a <sub>31</sub>	kuai <sub>22</sub> luk <sub>2</sub> ə <sub>33</sub>
壁虎：	狗母蛇 kau <sub>33</sub> bo <sub>33</sub> tsua <sub>12</sub>	狗母蛇 keu <sub>22</sub> ma <sub>33</sub> ſa <sub>33</sub>
丟：	tip <sub>3</sub>	tep <sub>2</sub>
打呵欠：	擘喙 pe <sub>31</sub> ts <sup>h</sup> ui <sub>11</sub>	擘喙 pak <sub>2</sub> tʃoi <sub>11</sub>
很美：	當嬌 tɔŋ <sub>22</sub> sui <sub>31</sub>	當靚 tɔŋ <sub>31</sub> tsiaŋ <sub>31</sub>
穿針：	貫針 kūl <sub>31</sub> tsiam <sub>33</sub>	貫針 kien <sub>11</sub> tʃim <sub>31</sub>
女兒：	妹仔 moī <sub>33</sub> a <sub>31</sub>	妹仔 moi <sub>11</sub> ə <sub>33</sub>
		查某囡tsa <sub>22</sub> bə <sub>33</sub> kīā <sub>31</sub>

女孩：	細妹仔 se <sub>31</sub> moi <sub>33</sub> a <sub>31</sub>	細妹仔 se <sub>11</sub> moi <sub>11</sub> Ω <sub>33</sub>	查某囡仔 tsa <sub>22</sub> bɔ <sub>3</sub> gìn <sub>33</sub> a <sub>31</sub>
雜七雜八：	蕩蕩答答仔 tɔŋ <sub>11</sub> x tap <sub>3</sub> x a <sub>31</sub>	蕩蕩答答 tɔŋ <sub>11</sub> x tap <sub>2</sub> x	沓沓滴滴 tap <sub>1</sub> x ti <sub>31</sub> ti? <sub>2</sub>
酒瓶：	酒罐仔 tsiu <sub>33</sub> kuan <sub>33</sub> a <sub>31</sub>	酒罐仔 tsiu <sub>22</sub> kon <sub>11</sub> Ω <sub>33</sub>	酒矸仔 tsiu <sub>33</sub> kan <sub>33</sub> a <sub>31</sub>
酒瓶：	酒瓶tsiu <sub>33</sub> p <sup>h</sup> iā <sub>12</sub>	酒瓶 tsiu <sub>22</sub> p <sup>h</sup> iaŋ <sub>33</sub>	酒瓶 tsiu <sub>33</sub> pan <sub>12</sub>
電線桿：	電火墩 tien <sub>11</sub> hue <sub>33</sub> tun <sub>31</sub>	電火墩 t <sup>h</sup> ien <sub>22</sub> fo <sub>22</sub> tun <sub>12</sub>	電火柱 ten <sub>11</sub> hue <sub>33</sub> t <sup>h</sup> iau <sub>22</sub>
處女：	儂家女 laŋ <sub>22</sub> ke <sub>22</sub> li <sub>31</sub>	人家女 jin <sub>33</sub> ka <sub>31</sub> η <sub>12</sub>	在室女 tsai <sub>11</sub> tsit <sub>3</sub> li <sub>31</sub>
姪子：	姪仔 tit <sub>2</sub> la <sub>31</sub> (不說「孫仔」)	姪仔 tʃ <sup>h</sup> it <sub>2</sub> le <sub>33</sub>	孫仔 sun <sub>22</sub> nā <sub>31</sub> (「姪仔」：文語)

移借的方式可做如下的分類：

一、全詞移借：整個詞的語素、結構、語音、語義完完整整的借過來。現代台灣話從華語移借都是全詞移借，甚至長的俗語、成語，甚至整句移借，但大牛稠這種情形極少，通常只限於單字詞。譬如：ts<sup>h</sup>ip<sub>3</sub>(揉)、mi<sub>33</sub>(瞇：瞇眼)等。

二、詞素移借：多字詞大部分只借部分詞素(morpheme)。詞素中的詞音義全部移借，比如「討人厭」，閩南語「顧儂怨」，大牛稠都借用客語「得人惱」(部分移借)，說成「得儂惱」。這裏的「得」和「惱」nāu<sub>31</sub>借自客語，但「儂」還是閩南語。

以上二種，就詞素的完整性而言可以說是完整移借。這種情形很少，大部分都要做部分調整，最普通的調整是語音類比，比如「癢」客語說 hoi<sub>33</sub>，閩南語並沒有這個詞素，客語hoi<sub>33</sub>是陽平聲，與「駭」、「孩」…同音，大牛稠移借時利用聲調的對應規律，換算成閩南語陽平的音值，葉倫集讀成hoi<sub>12</sub>，其他人讀成hai<sub>12</sub>。

總之在大牛稠人的語感中，客語詞素和閩南語詞素之間有一些語音對應規律，需要借用的時候就拿出來運用，套用到借詞上，把客家語素換算成閩南語，就完成了移借手續。大部分的移借都是部分移借，依照比率的不同，部分移借也可以分為以下的二至三種。

一、借詞轉音：大部分是只借客家詞素，而按對應規律換成閩南語的發音，比如上述的葉倫集讀成 hoi<sub>12</sub>只轉聲調，其他人讀成hai<sub>12</sub>，韻母也轉了。又如「酒瓶」閩南語

是「酒矸仔」，客語說「酒罐仔」，大牛稠採用客語的「罐」字，但不採用客語的發音 kon<sup>3</sup>，仍然用閩南音 kuan<sup>3</sup>。

二、借義換詞：有時只採用客語的語義與構詞法，但替換成閩南語的語素和發音，譬如「處女」義，移借客語「人家女」時換成閩南語的語素和發音「儂家女」。「儂家」就是客語「人家」的意思。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張屏生(2002:9–15)有長達七頁的篇幅討論移借的現象，只是分類的標準不同。另外「大牛稠詞彙」(pp.122–246) 收集了大量的詞彙，這是研究大牛稠詞彙移借最豐富的材料。

## 5. 大牛稠方言語法的客語成份

客語詞彙滲透到大牛稠方言可說已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任何詞類，甚至是基本詞彙、虛詞都大量的被吸收到大牛稠方言裡。這一節討論一些虛詞，也就是語法詞的移借。如：

(62)

大牛稠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漳州話
遇到： 拄 到	拄 到	拄・著
tu <sub>31</sub> to <sub>11</sub>	tu <sub>22</sub> to <sub>11</sub>	tu <sub>31</sub> · tio <sub>11</sub>

表「接觸到」的助動詞，閩南語用「著」；客語用「到」。而大牛稠吸收了客語的「到」。

大牛稠方言的語法基本上也是閩南語的，但其中也摻入了一些客語語法成份。下面這個句子的語序明顯的是受到客語的影響：

(63)

〈 放在這兒 〉( 祈使句 )
大牛稠：帶 <u>遮</u> 下 tua <sub>31</sub> tsia <sub>33</sub> he <sub>22</sub>
新屋海陸客：在 <u>遮放</u> ts <sup>h</sup> oi <sub>31</sub> lia <sub>12</sub> piɔŋ <sub>11</sub>
桃園北部漳州話：下 <u>帶遮</u> he <sub>11</sub> tua <sub>31</sub> tsia <sub>33</sub>

閩南語的方向詞，做為動詞的目的地用時，表示方位的介詞組 PP 一定要放在動詞後面(a)；如放在前面(b)便是不合法的句子。只有做為動詞動作的場所時，動詞才可放在後面(c)。如：

(64)

a [v 下 (放) ]+[PP 帶 (在) 遮 (這兒) ]

\*b [PP 帶 (在) 遮 (這兒) ]+[v 下 (放) ]

c [PP 帶 (在) 遮 (這兒) ]+[v 坐]

但大牛稠方言a.b.c.三句都算合語法，顯然 b.是受到客家語法的影響了。

## 6. 結論

大牛稠方言從漳州遷移到惠州的海陸豐，成為一個被潮州話或客家話環抱的漳州方言島，在那裏吸收了一些潮州話和客家話的語言成份。移民台灣二百六十餘年，又被客語所包圍，長期的接觸使得大牛稠方言吸收了大量的客家語言成份更是理所當然的事。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方言歷經數百年的流浪，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詞彙，甚至改變了一些語音、或語法結構，卻仍然保存許多在台灣閩南語、甚至漳州都已經式微的南漳州音特色。反之海陸豐的漳州話自從大牛稠遷出之後受到潮州話嚴重的影響，發生許多變化。這無疑是因為大牛稠方言長期受到客語區的保護，沒有參與台灣大環境的閩南語的演變。

大牛稠有十分保守的漳州腔成分、潮州腔成分、海陸腔客家話成分，根據我們的語言層分析，大牛稠韻母的語言層可以這樣分析：

1. 保存南部漳州腔的成份有：七個主聲調系統，陽入聲本調唸成高短調。貧乏的變化調。十五個聲母；沒有 o : o 的音位對立；《十五音》〈經〉字母唸 eŋ ; 〈薑〉字母唸 ið ; 〈禪〉字母唸 uɪ ;
2. 吸收潮州話的成份有：uam ; uap 韻。
3. 受到海陸客家話的影響有：輕聲的退化，\*ou 變成 o 、吸收 oi, ɔɪ 兩韻、吸收大量的客家詞彙及少數的語法成份。

雖然過去兩百六十多年來大牛稠沒有參與台灣閩南語的演變，但近三四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達、交通方便、傳播媒介無孔不入的滲透到城鄉任何一個角落，加上都市化帶來的人口移動，台灣的閩南語正急速地形成一個普遍、共通的「台灣優勢腔」，所有方言的特色都急速地褪去。大牛稠方言面臨這樣的趨勢急速地共通語化當然是無可避免地要參與演變。我們為此所做的社會方言學調查，顯示大牛稠所有的方言特色都正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逐漸消褪，日益向台灣優勢音靠攏。

## 參考文獻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75.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台北：古亭書局複印。
- Medhurst, Walter Henry (麥都思).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Macao, China: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Sieele, B. A. John (汲約翰).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 (《潮正兩音字集》)。上海：英國長老會。
- 中島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林道成. 1992. 〈潮州話的一種特殊變調〉，梁東漢、林倫倫、朱永鍇合編《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3–198。暨南大學出版社。
-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2:69–84。
- 洪惟仁. 1989. 〈台灣諸語言之分佈與融合消長之競爭力分析〉，《台灣風物》38.2: 43–80。修正版收入《台灣方言之旅》67–107，改題《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
- . 1990a. 〈《彙音妙悟》的音讀〉，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 1990b. 〈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及其音系〉，《台灣風物》40.3:55–78。
- . 1991.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台灣文獻》42.2:95–115。
- .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7. 《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高雄縣政府。
- . 1998. 〈閩南語輕聲及其語法、語用分析〉，黃宣範編《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419–449。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 2001. 〈台灣漢語共時方言學：歷史與展望〉，廈門大學第七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 2002. 〈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張屏生. 2002. 〈大牛稠閩南語、客家話的雙方言現象析探〉，作者自編《方言論叢》164–180。屏東：著者發行。
- . 2002. 《桃園新屋鄉大牛稠閩南語語彙稿》。屏東：著者發行。

- 陳淑娟. 2001.〈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蔡維天、蕭素英主編《2001 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 . 2002.《桃園大牛欄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謙編. 1800.《彙音妙悟》。廈門：會文書莊石印。
- 楊必勝、陳建民. 1984.〈海豐方言動詞的態〉，《語言研究》2:115–129。
- 、潘家懿、陳建民. 1996.《廣東海豐方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楊時逢. 1957.《台灣桃園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2 本。
- 董同龢. 1959.《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0 本。
-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周法高發行。
- . 1991.《潮州方言詞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中心發行。
- 謝秀嵐編. 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高雄：慶芳書局複印。
- 龔煌城、洪惟仁. 1993.〈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北部部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駱嘉鵬. 2001.〈白沙屯方言的聲調特色〉，廈門大學第七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

洪惟仁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uijin@saturn.yzu.edu.tw

#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uagutiau Dialect in Taoyuan, Taiwan: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tudy

ANG Uijin

*Yuan Ze University*

The Tuagutiau dialect of Southern Min is a small language island situated in the Hakka speaking area, Hsin-wu district in Taoyuan, Taiwan. The inhabitants migrated from Chang-chou of Fuchian via Lu-feng of Kwang-tung 265 years ago. Enveloped by the Hakkaese and Chao-chou dialects for a long time, the dialect borrowed some linguistic elements from Hakkaese and Chao-chou dialect, but it still maintains many essential dialectal features of Chang-chou. This paper focuses on tracing its homeland and its history, and analyzing its linguistic stratum diachronically, and its development synchronical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raditional dialect survey and socio-dialectological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Tuagutiau dialect, a linguistic island of Southern Min, homeland, linguistic stratum, synchronic change, socio-dialectology